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第 22 屆碩士論文

Semper Fi － 溫柔下的剽悍

Semper Fi － The qualitative change from a young girl to the Marine Corps

指導教授：劉梅君 博士

研究生：郭嘉卉 撰

中華民國 111 年 2 月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372

謝辭

沒想到，寫謝辭比寫論文還讓我覺得燒腦…腦中被文學家陳之藩先生的《謝天》滿滿佔據著—「無論什麼事情，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因為要感謝的人太多了，不如謝天吧！」

能完成這篇論文，一路上要感謝的實在太多。

首先要感謝的是梅君老師，謝謝她給了我好大的書寫空間以及支持，就像媽媽一樣的溫暖，讓我在追尋自我的過程中，能夠安放好自己的情緒，每一次的擁抱，都是給我安定的力量；再來要感謝的是增勇老師，每次只要聽到老師講話的聲音，就覺得週遭的紛亂都瞬間靜止下來，好像所有的一切，就像被溫柔的大泡泡包圍住，平靜、舒服且優雅；還要感謝碧純老師，在學位考試時給的指導與建議，讓我能將論文主體(自己)，再做更精準的詮釋。

謝謝「領導決策專班」的大家，在總是充滿歡笑的班上，減少了許多求學路上的苦澀；謝謝子珉的勇敢，讓我看見那專屬於你的美(雖然在你口試時，我莫名的無法克制自己哭得淅瀝嘩啦)；謝謝建宏學長跟凱倫學長，總是容忍我對你們的白眼及壓榨(開玩笑的啦，你們真的是很棒的學長)；謝謝帥帥的沛謙，有你在的地方就有無限的歡笑(雖然一開始不熟的時候，覺得你怎麼可以有這麼多的疑問，是好奇寶寶嗎)。

謝謝政大每一個對我們諄諄教誨的老師們。

謝謝行管碩學程辦公室裡默默幫我們打理行政事項的助教們，尤其是威寶，總是不厭其煩的幫我們解決各種疑難雜症。

要謝的真的太多太多，真的是族繁不及備載…

最後，也是最感謝的，是一直在背後默默支持我的爸媽，因為有你們，我才能無後顧之憂的完成這一段求學之路；也謝謝聰明的乖寶寶 Q 咩，因為妳的懂事，我才能放心安心的當個學生。

最後的最後，我想謝謝自己，終於完成了好久以來的夢想。

郭嘉芬 謹誌

在好美好美的達賢圖書館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372

摘要

「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這是大家對於軍隊及軍校，認為理應當存在的；然而這其中的分寸及拿捏，卻常常是被忽略及輕視的。

軍事院校，是培養國軍幹部的搖籃，各校裡存在著其軍種特性的「傳統」必須延續下去，對於身為軍人的信念是不可抹滅的。軍校生與一般大學生有著明顯不同，規律的團體生活要求、密切的學長學弟制、嚴格的軍事訓練、團體表現重於個人成就的價值觀等，是一般大學生所不會面對到的。

而在男女比例懸殊以及相當注重男女分際的軍校中，女性學生的生活往往會像有著高牆隔閡般，較為封閉式的管理模式。

以往對於軍校生之研究，多以量化方式針對適應性實施探討；而此篇論文將由研究者藉自我敘說方式，完整且詳細的道出，是如何從一名普通高中生，成為保家衛國的職業軍人，過程中的血與淚，是如何幻化成滋養其堅強內心成長茁壯的養分，進而成為剛柔並兼的女性軍官。

過往的不堪及脆弱，並沒有成為軍旅生涯的絆腳石，反而時時警惕自我應莫忘初衷，「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更成為研究者謹記在心並堅持執行的信念。

關鍵字：軍校生、女性、管理、霸凌、自我敘事

DOI:10.6814/NCCU202200372

Abstract

"Reasonable requirements are training, and those beyond are called discipline," the saying and impression people have when their mind came across the military. Despite the nature of military, the proper measures are often overlooked and despised.

Military academies are the cradle for cultivating military leaders. The "tradition" that exists in each school with its service characteristics must be continued, and the belief in being a soldier cannot be erased. Cadets or midshipmen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ordinary college students. Specific required daily routine, closed-relationship with cadets among academies, strict training, and the value of group performance over personal achievement are not faced by ordinary college students.

The gender disparities and equity in the military academies is very important. The management of female students often seem to be separated by high walls and considered relatively as oblivious.

Quantitative research was the common method to collect information from military academies in the past. In this article, the researcher uses self- narrative show u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ordinary high schooler to a solider who defend the family and the country. The process involved blood and tears, which turn into nutrients that nourished her strong inner growth, allowing her became a female officer with both toughness and kindness.

Instead of trapping on the past, unbearableness and fragile mind, “The very beginning mind itself is the most accomplished mind of true enlightenment.” The research truly believe that “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done unto you.”

Keywords: Cadet, Female, Management, Bullying, Self-narrative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目次

第一章　前言 1
第二章　從軍之路 5
第一節　那些年女孩的蛻變 5
第二節　一條槓的未知 11
第三節　兩條槓的忙碌 17
第四節　三條槓的責任 23
第五節　一顆花的期盼 33
第三章　我之所以為我 53
第一節　人高但膽不大 53
第二節　隱藏在心的叛逆 57
第三節　壓抑後的爆發 59
第四節　再一次是重新塑造嗎 65
第五節　最真正的坦然面對 67
第四章　看見自己看見愛 69
第一節　謝謝爸媽我愛你們 69
第二節　謝謝「雲林學長」 73
第三節　謝謝那些學姐們 75
第四節　謝謝每一個階段的自己 77
第五節　給親愛的你以及妳 79
第五章　我有一個夢 81
後記 85
參考文獻 93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第一章　前言

我是一名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隊員

秉持著陸戰隊隊訓「永遠忠誠」

及「不怕苦、不怕難、不怕死」的精神

我以身為海軍陸戰隊為榮

是的，我是一名海軍陸戰隊女性軍官，聽起來似乎有那麼的一些厲害，畢竟單以「海軍陸戰隊」來說，就是個讓人覺得會是相當艱苦且嚴格的軍事單位，再加上「女性軍官」，那或許就更讓人覺得不簡單了。然而，現在這個站在大家面前的我，所展現出來的氣場，其實與原來的我是完全不同的，到底是怎麼變成這樣的？這十幾年來的軍旅生活，我是如何度過的？

不是軍人世家的我，從不知道一個軍人會是什麼樣子，或是該是什麼樣子，所能知道到，就只有伯叔輩的親友在聊天時說起自己在當兵的種種，但也就只是聽聽，因為從沒想過「當軍人」會是我出社會後的工作。

姑姑跟姑丈是老師，他們的小孩以及結婚對象也都是老師，我的爸爸也是老師，以至於從小所會接觸到的長輩們絕大多都是老師，因此，在潛移默化的影響下，我曾想過，將來的我可能也會是個老師，而在刻板印象裡，也大多覺得女生當個老師會是個最好最穩定的工作。既然有可能未來要當個老師，也就需要決定一下要當個什麼類別的老師…從小學習音樂的我，有可能將來會是個音樂老師；國小、國中都喜歡英文的我，有可能將來會是個英文老師；但歷史、地理科目超差的我，完全沒想要當第一類組的學生，所以就一直待在第三類組的班級裡，但說真的，要當數學、物理、化學老師什麼的，我實在也沒有太大的興趣。

成長的路程上，一直以來都是按著爸媽安排的路在走，學什麼、做什麼，幾乎都是在一個框框裡生活著，導致我幾乎不太會有自己的想法、也很少去做出決定；但現在的我，卻是個肩掛少校的職業軍人，這一路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到底歷經了什麼？發生了什麼？如何造就了現在的我？在這，都將呈現出來。要讓大家能簡單、快速，甚或是能身歷其境的了解，將採用第三人稱的角度來書寫我十幾年來的軍旅過程，讓對軍校、軍隊生活沒有概念也都能懂，就像是在閱讀小說般的那樣容易。

但對於像是在寫小說般的書寫論文，身旁的朋友不禁感到疑惑，「寫自己的故事就可以當論文嗎？」「妳這樣子寫是真的在寫論文嗎？」其實在最一開始，我自己也是存在著一些疑慮，這樣子的書寫是不是沒辦法成為大家普遍所認為的「正常的論文」，但在梅君老師的一句「不用擔心，妳寫就是了」，就放下心的開始了書寫的歷程。而隨著修課的過程及知識的累加，了解到自己寫作的方式原來是「質性研究」中的「自我民族誌」—透過民族誌的視角去分析個人經驗(自傳)，藉以了解其文化內涵，並在過程及結果中，使個人經驗與文化脈絡產生相連性(紐文英，2020)。而在自我敘事的過程中，其實就很像是在搭乘哆啦A夢的時光機[1]一般，必須讓自己的思緒回到過去，去看見過去的自己，再回到現實中去理解過去的自己，從中去發掘出是什麼樣的歷程而形成了現在的自己，更從中去梳理出是什麼樣的脈絡以導致其所形成的文化。

對於以說故事的方式來敘說，洪瑞斌(2013)曾提出，個體透過說(寫)故事去進行追尋及探究自我的過程中，這樣的方式其實是種存在於生命與意義的中介容器，亦是分析生命意義的研究方法，更是表達出研究結果(產出文本作為論文)的工具。開始自我敘說/書寫時，就會像是跳入生命故事的洋流之中，有些過去的回憶或故事會自動浮現，而有些會需要自己去回頭挖掘，當書寫的順動力出現時，更可能會有互相連結誘發的情況產生，即使只是些小零碎記憶或線索，都會是將自我故事緊密連結起來的重要鏈鎖；但進入自我敘說/書寫的過程中，思緒就像是在現在

[1] 哆啦A夢：日本漫畫家藤子·F·不二雄筆下著名的兒童、科幻漫畫作品，其主角為一隻來自22世紀的貓型機器人(機器人名稱即為哆啦A夢)；時光機為其故事中虛構的一種道具，用以穿越時空，可經由入口載體進入時空隧道，再駕駛時光機前往指定的時間與地點。

DOI:10.6814/NCCU202200372

與過去間的中介空間裡跳躍，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會跳脫一般時間之流，所以最好為自己保留足夠的時間與空間來進入書寫故事的狀態，以避免在寫到某些深入的程度時，情緒的起伏可能會有干擾原本日常生活軌道的情形產生。

至於敘說文本與外在客觀事實不相符的情況，亦可能是會遭受質疑的地方，畢竟書寫的過程中，雖可以透過日記、照片等紀錄資料來幫助回溯與拼湊，但大部分靠的還是個體的「記憶」，而雖然這些記憶有可能會因為敘說者對記憶的扭曲或再次建構，進而產生一個與外在或過去事實不相符的故事，但所表達出來的，仍是貼近個體本身的真實內在，因此，產出的故事文本，其重點在於敘說者是否真誠、不刻意欺騙的傳達出個人感受與內在狀態，雖客觀真實低但具有真誠性，在於建構文本上是可被接受的(洪瑞斌、陳筱婷、莊騏嘉，2012)。

何粵東(2005)認為，運用敘說研究應具有積極面向之功能，而不是個體沉溺故事，陷於自我迷戀的滿足及幻想當中，透過「自我民族誌」的方式來說出的故事，不論是單向的敘說，或是與他人的對話，都仍須經過個人詮釋、自我反思、尋獲自我及轉化成內在生命力量的過程，並進一步的引發共鳴，讓閱讀者藉以改變過去、改進現狀，讓未來變得更加美好。

我想從大家以往較少看見的海軍陸戰隊女性校級軍官方向著手，探討在剽悍作風下，是怎麼從普通高中生走到現在這裡的？在以男性為主的軍隊裡，女性軍官會面臨到哪些問題？在以往大家對於女性軍官大多都是在機關單位擔任參謀職務為主的刻板印象下，要如何成為可以站在部隊面前發號口令的領導者？進而在這些過往歷程的流動中，一層一層的去反揭出這看似順遂的軍旅生涯，是如何堆疊出身掛少校階級的我。

確定走上「說出自己」的路後，在書寫長達十幾年的軍旅過程，其實是忽寫忽停的，除了要去找回自己的記憶，更多的停頓是在不停的思索，思索要如何的說出真正的自己，思索要揭露出多深層的自己，而在將這些說出時，內心能承接住多少的情緒起伏…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看著身旁同樣在說出自己故事的同學們一一突破自我，對於無法明確界定出書寫界線、考慮太多的自己實在是感到無比懊惱，在軍中處理各項事務有著決斷性的我，怎麼會在面對自己時竟如此的優柔寡斷，這樣的狀態持續了好久好久…

一直到修了增勇老師「質性研究」的課，不知是從何而來，要說是勇氣還是什麼的，我也說不上來，但就像武俠小說中的練武奇才被打通任督二脈般，突然間，我決定不再設限自己的書寫界線，畢竟要寫出自我民族誌，就該面對那刻意要隱藏在內心的自己，不然就算寫得再多再詳細，也就只像是在描述我這十幾年來軍旅生活的流水帳而已，寫出來又有什麼意義可言呢？就算過程中可能會有邊大哭邊寫的狀況，那就哭吧，這些眼淚的釋放，應才是能讓自己說出(面對)「真正」的我吧。

如果準備好了，就讓我們一起開始吧！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第二章　從軍之路

時間回到十八年前，那是個身著蘇格蘭花色滾邊白上衣襯衫及百褶裙的年輕女孩，陽光及笑容灑落在她的肩及臉，用青春洋溢來形容再適合不過了，在郵差將「海軍軍官學校錄取通知書」送達家中後，將改變這個女孩接下來的生活。

第一節　那些年女孩的蛻變

樹上的蟬鳴聲依舊，女孩帶著簡便的行李在母親的陪伴下，往掛著大太陽的高雄前進，眼前的大紅色鐵門[2]，著實激發起女孩內心的熱血。

踏進了有著厚重大門的軍校，對於軍校生活的完全無知讓女孩沒有害怕的感覺，統一的集合，統一的行動，統一的各項事物，在理髮阿姨手起刀落下，頂著比一般男生還短的醜頭，開始了女孩的軍校生活。

報到後一週，轉換訓練場地，來到了陸軍官校接受入伍訓練，這是所有軍校生由民轉軍的必經過程，毒辣的艷陽，滿地的含羞草及紅螞蟻，還有大呼小叫的教育班長，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兩個月的體能訓練及精神磨練，將女孩訓練成一個聽命令行動的準軍校生。

離開那再給麥克阿瑟一百萬也不願意再去一次的地方，帶著滿滿的興奮返回女孩期待已久的紅色大門，殊不知，那是一個更可怕的地方…

在學校裡，一年級稱為新生，全部集中在一個中隊（單位）實施訓練，由四年級的學長姐們負責教會所有在校的規矩：該如何行進，如何用餐，如何做事…等等，一切的一切都是滿載的壓力，每天都是在極大的緊繃下生活著，做不好絕對免不了一頓嚴厲的糾正，「度日如年」用來

[2] 大紅色鐵門：至海軍官校報到當日，是由校區的側門進入（因側門可不需經過軍區直接對外通連），側門為紅色漆的大鐵門，相當顯眼；在尋找學校確切位置詢問路人時，亦直接指出：「找那個紅色的大鐵門就是了」，所以對於海軍官校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紅色鐵門」。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形容這樣的日子完全不為過。

一個年級裡總共有一百二十幾個學生，但女生的人數就僅僅只有十個人，一舉一動總都是注目的焦點，但既已抱著踏進軍旅生涯的決心，女生們都沒有人放棄而離開這所學校。

如此緊繃的日子在半年後飛快的結束，但從來完全沒想過，這半年的新生生活，其實是種保護傘，因為能接觸新生的就只有同中隊裡負責帶領的四年級學長姐而已，保護傘即將消失，女孩的身份將從新生轉換為老生，所有的一年級被分散到各個中隊，那是個由一至四年級混合組成的團體生活，自此開始，周遭的人已不再是每日朝夕相處的同學，而是一個又一個陌生又可怕的學長姐們。

一年級的下學期開始，可怕的日子更為可怕，軍校裡封閉的生活模式，常容易出現令人不解的管理模式，十幾年前尚未完全的人性化管理，在除了要應付課業的壓力外，學長姐們給的壓力更是重之又重，也不知是從何時開始養成的韌性，給了女孩勇氣以繼續的面對一切。

課業、學長姐、課業、學長姐、課業、學長姐、課業、學長姐…每天不停的循環，但日子依舊繼續前進，升上二年級後，壓力並未減輕，雖然學校裡來了新的一屆學弟妹，但就像先前所說的「新生保護傘」，他/她們正在被保護著學習這個學校的各項規矩，因此女孩依舊是那最小最菜的，但卻被賦予了更多的壓力：

「嘿，學弟妹都進來了，你/妳們有沒有本事當人家學長姐啊？」

面對要成為領導者的「期許」，二年級的生活更加的艱苦及困難，因為已不是新生，所以每一個學長姐都能予以糾正及指導，身為一個老生隊的最低年級，所必須做到的依然是「服從」及「忍耐」，但慢慢的，開始發現有些學長姐的領導風格是那麼的情緒化再加上不適當…

「我絕對不要變成和他/她們一樣！」

這句話不斷的刻畫在女孩心中，也成為了她期許自己往後成為領導者時最初最初的初衷。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半年後，新一屆的新生打散至各中隊，女孩也成為了真正的二年級，真正的學姐，看見面露惶恐的一年級學弟妹們，一年前的種種回憶頓時湧上心頭…

「我想好好的帶領他/她們，不想讓他/她們遭受跟我一樣的痛苦！」那感受滿滿的充斥在女孩心中。成為最小的領導者後，所能做的就是帶著他/她們一起做，把歷經過的痛苦回憶，轉換為一種力量及學習模式，希望教導他/她們能夠在學習中成長，而不是困在痛苦裡成長。

又過了一年，成為三年級，擁有更多的自由及更多的學弟妹，看著自己手把手帶上來而有所成長的他/她們，女孩心裡有著滿滿的感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信念更加的深植心中，也期許學弟妹們能有所感觸及影響。

三年級的自由生活，並沒有讓女孩的心理素質變得鬆懈，反而是更提醒自己要加緊腳步提升領導素養，透過不停的觀察及反思，想著先前學長姐的不適當領導方式，開始琢磨著自己要成為怎樣的領導者。

海軍官校的訓練課程，在四年級時會有一段長達三至四個月不在學校的時間，而這時就是由三年級接任起代理學習幹部的職責。真正的當起領導者，才能體悟及發現困難在哪裡，面對的每一件事，不管大或小，所需考量及考慮的面向是先前所無法想像的多。

這次的代理職務，女孩所擔任的是最基層的分隊長[3]，負責管理分隊裡的每一個學弟妹，每天與他/她們相處，了解他/她們生活上的每一件事，在有所困惑或是需要指導時，適時(或即時)的幫助他/她們。這個職務在所有學習幹部裡是階層最低的，但卻能最直接的接觸到學弟妹們，能最真誠的傳達所堅持的初衷，並且期許他/她們繼續傳承下去。

在低年級時看見及體現到學長姐們的不合理對待，那種感覺真的非常不好受，所以擔任學習幹部後，每當學弟妹犯錯時，女孩總是先在腦袋裡快速分析他/她們為什麼做錯，是因為不了解而犯錯？或是明知故

[3] 分隊長：就是大家較常在軍教片中所聽到的「班長」。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犯？再選擇適當的方式教導他/她們，而不是在面對他/她們的犯錯尚未釐清事情始末時，只是一味的以擁有權力的學姐身分去責罵或處分他/她們。

日子過得很快，四年級的學長姐完成他/她們的遠航訓練後回校了，但在校的所剩時間已不多，這也意味著女孩及同學們即將正式接任學習幹部這個重責大任。先前的代理學習幹部職務經驗，讓女孩想更往上一個階層，也算是提前適應所選擇的陸戰隊[4]，因此在學習幹部甄選表裡女孩選填了「區隊長[5]」的職務，此次為實際接掌學習幹部職務，所以名單最後需要經過隊職官的決定後才會真正公布。

在聽到其他中隊的同學們都已經接獲擔任什麼學習幹部職務的消息後，女孩所屬中隊的名單一直沒有確切的消息…

漫長的等待，到了正式任命的前一天晚上將近九點時，名單終於確定公布，女孩所擔任的職務竟然是「學習中隊長[6]」，天啊，完完全全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學習中隊長這個職務對女孩來說，是完全沒有想像過所能夠擔任的，驚魂未定下也顧不得慌張了，立刻集合名單裡的同學們，馬上實施布達典禮的預演，並提醒大家明日該做些什麼，注意些什麼。

這個夜晚，女孩暨緊張又興奮的難以入睡，完全沒想到自己能得到擔任學習中隊長的機會，這是種肯定嗎？還是什麼？敲敲滿頭的問號後，逼迫自己盡快入睡。

一早先由總隊長完成學習總隊部的布達，結束後全中隊的人回到了中隊集合場，接續就是中隊的布達典禮，典禮進行中滿帶著緊張，女孩不斷的提醒自己下一步該做什麼。程序完成後終於鬆了一口氣，女孩請值星的學習區隊長將部隊交給她，在全中隊的同學及學弟妹們面前，將

---

[4] 海軍官校的學生會在一升二年級的暑假前，依照成績實施意願選組，選擇「海軍組」者，於畢業任官時派任艦艇單位服務，選擇「陸戰組」者，於畢業任官時派任陸戰隊單位服務。

[5] 區隊長：在此指的是由學生擔任之學習區隊長，其職務性質為大家較為熟悉之「排長」，負責規劃並執行中隊裡每日之各項行程及事物。

[6] 學習中隊長：為培養官校學生其未來擔任領導幹部之風範，在四年級時會擇優選派擔任學習幹部，學習中隊長為一重要之學習幹部職務，平日需輪值擔任全校學生之管理者，負責規劃並執行每日之各項行程。

DOI:10.6814/NCCU202200372

領導理念明確的告訴所有的人：

「即刻起，我是大家的學習中隊長，大家在同一個中隊就是一家人，高年級對於低年級的管理一樣要有，但請多以兄姐的角度去對待他/她們，每一個人都是經歷過這些階段上來的，所以一定會懂那種感受；低年級的學弟妹們也要認真的學習，有不懂的要主動的問，做任何事時都要認真，做錯事不要怕被罵，被罵了過後要懂得改正；希望全中隊的人都能好好的，並且要記住，我們都是、就是一家人。」

擔任學習中隊長，除了要當全中隊的標準外，還得做為中隊與學習總隊部以及隊職官間的溝通橋樑，另外還需輪流當值，當值時就等同是全學生總隊的管家婆，一整天裡大大小小的事都需事先做好規劃，依照時間分配人員執行，而後檢視執行成果，任何狀況都需全般了解，當值後往往是疲憊不堪，但磨練了女孩很多，也成為後續任官的基礎，讓自己能擁有更快的周密思考及規劃能力。

一直到卸下了學習中隊長的職務，全中隊都處在於平穩的狀態，大家都有將女孩上任時所說的話記在心中，並且同心的維持及維護著中隊。但有個深深的疑問一直存在女孩心中：「到底是為什麼會由我擔任學習中隊長？」後來找到機會提起勇氣問了當初決定名單的隊職官：「因為我認為妳會做的到，可以讓中隊維持在很棒的狀態，事實也證明，妳真的做到了，不枉費我做了這個決定！」聽到這個答案的當下，女孩久久不能自己，那種被肯定的感覺，除了感動還是感動。

一樣的畢業前遠航訓練，一樣的回校後準備畢業，一樣的看著下一屆的學弟妹們接掌學習幹部職務，女孩語重心長的將接下學習中隊長職務的學妹找來：

「學姐沒有比較厲害，而妳也一定有自己的領導模式，但最重要的，除了妳要時時提醒自己要作為學弟妹的模範外，更要以真誠的心去帶領他/她們，帶人要帶心，他/她們一定會感受的到，還有八個很重要的字，妳要永遠記得並且確切的去執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學姐妳放心，妳所說的我一定會永遠記得的，也一定會做到的。」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回頭看著在這所學校的點點滴滴：一年級的小老虎、二年級的狗、三年級的老虎、四年級的神仙[7]，一年一年的成長茁壯，完成軍事院校的基礎養成訓練後，在三軍五校院的聯合畢業典禮裡，女孩很榮幸的被選為海軍的授階代表，在總統厚實大手的佩掛下，自此，女孩的肩上已著實的承擔起那看似簡單卻並不那麼簡單的一條槓。

[7]「神仙、老虎、狗」是軍校裡對各年級分類的稱呼，「神仙」指的是四年級軍校生，因為是在校最高年級，高高在上，擁有指揮權；「老虎」指的是三年級，雖然不具備實質的指揮權，但對於一、二年級的學弟妹還是會擔任某部分的管理、教導工作，而因為上還有四年級在看著，評估三年級的能力，所以三年級會是對學弟妹最嚴格的時候，才會以老虎來稱呼；「狗」指的是二年級，因為一年級的學弟妹還在新生保護傘中，所以在老生隊裡還是最低年級，總是被呼來喚去，或是被兇被罵；而一年級在有些軍事院校裡會被戲稱為「狗都不如」，但在海軍官校裡，因希望這些剛進校的新生能夠活力充沛，所以就以「小老虎」來稱呼。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第二節　一條槓的未知

女孩選擇了充滿挑戰的軍旅路—「海軍陸戰隊」，看著身上穿著的老虎皮[8]，不安及惶恐滿滿的充滿心中，但不服輸的硬脾氣，讓女孩以面無表情的淡定，偷偷的掩飾著內心的惶恐。

長長的路程，帶著僅知的地址及超重的行李，離開熟悉的溫暖太陽，驅車前往第一個單位報到—遠在那完全不熟悉的北台灣。陌生的道路、陌生的營區，不停不停的加重心中的不安感，身旁的一切彷彿就像快轉的跑馬燈一般，快速的從身邊穿梭而過。

到達目的地後，看著眼前極為陌生的一切，「天啊！好可怕的感覺，可以轉身離開回到南部嗎？」這句話不斷的在女孩的心裡重複的播放著，但身著老虎皮的身軀硬是堅強的站在原地等待。

「哈囉，是郭排嗎？我是參一[9]，我帶妳去連上報到吧。」身邊突然響起的一句話，驚醒那駐足的營區門口不知所措的女孩，默默的帶著行李跟著走進營區。營區內樹木林立，其實風景並不差，但女孩完全無心去觀看周遭的一切，只敢快步跟著身旁的班長前進；不知經過了多少顆樹，走了不知有多久多遠，終於，在一棟灰色的三層樓前停了下來。

「排長，妳先把行李放在這裡吧，我帶妳去找連長。」又經過了幾間不知是什麼地方的房間後，映入眼前的是三個醒目的紅底黃字[10]—「連長室」。

「大ㄟ[11]！新來的排長來報到了。」參一大聲向房間裡喊著。

「好，進來啊！」一個響亮的聲音傳出。

女孩提起手抓住門把，小心翼翼的打開紗門，再小心翼翼的關上紗

---

[8] 老虎皮：海軍陸戰隊野戰服以綠、墨綠、乳白等 3 色組成，皆細條紋，看起來像老虎斑紋，因此被稱為「虎斑迷彩」，亦簡稱為「老虎皮」。

[9] 參一：負責辦理人事作業的業務人員職稱。

[10] 紅底黃字：為海軍陸戰隊一貫之配色，代表著碧血黃沙，表示在搶灘登陸時所要付出的犧牲。

[11] 大ㄟ：「老大」的台語說法，原指最先出生的人，後被廣泛引申為排名靠前的人，進而引申為群體中的領導者；在海軍陸戰隊的部隊中以「老大」稱呼「連長」，除表示對連長之尊重及追隨外，亦有連長在連隊中有可決定事務權力之含意。

DOI:10.6814/NCCU202200372

門。

「啊，連長好。」眼前的連長帶著滿臉笑容，女孩小心翼翼的問好。

「坐啊，歡迎妳來到陸戰隊。」

「是，謝謝連長。報告連長，那個…人事官有通知，我明天要去受分科訓[12]了…」

「嗯，我知道，不過妳還是得先來報到，這樣子才是真的成為我們連上的人啊，妳待會跟著參一填完妳的基本資料後就放假回去整備明天要受訓的行李吧，受訓要加油，一切都要注意安全。」

「是，謝謝連長，我會努力的。」

走出連長室後，女孩隨著參一前往文書作業室。

「排長，這些個人資料表麻煩妳幫我填好，然後我還需要妳的大頭照照片，我要幫妳申請營區的識別證。」

「喔，好。」女孩聽著參一的說明，開始動手書寫手中的資料表。

「排長，我可以問妳個問題嗎？」參一帶著滿臉疑問看著女孩。

「可以啊，怎麼了嗎？」

「排長，妳去受完訓回來是不是會變成我們的輔導長[13]啊？」

「蛤，為什麼我要變成輔導長啊？」

「女生不是都是當輔導長嗎？之前來連上的女排長，後來再遇到就都變成是輔導長了啊。」

「哈哈哈，沒有啦，那要是政戰學校畢業的才會當輔導長啦，我去受訓回來一樣還是排長，過幾年變副連長，再過幾年變連長啦，不會變成輔導長的啦！」

「喔，原來是這樣啊，哈哈哈，排長妳去受訓要加油喔，我們會等妳回來當我們的排長喔。」參一開心的笑著對女孩說。

「好啊，那我資料寫完之後，去跟連長報告後我就要離開了，半年後見囉！」

---

[12] 分科訓：初任少尉之軍官，會依其派任之兵科職務至相關之兵科學校受訓，以強化其專業技能，受訓時間約半年。

[13] 輔導長：部隊中的基層政戰人員，完整職稱為「政戰輔導長」，簡稱「輔導長」。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向連長報備離營後，女孩又匆匆忙忙的南下準備受訓了。

半年的分科訓，又回到了那高掛大太陽的高雄，每天不間斷的室內堂課課程及室外戰術課程，跟著一起受訓的少尉同學們，揹著裝備滿山遍野的跑，男生女生接受著一樣的訓練課程，女孩從沒喊過苦，因為她知道，這是自己的選擇，就算痛苦，就算累，也要咬著牙堅持的完成。

受訓期程大約到了後期，有天接到了人事官的電話，告知因有特殊因素考量，要將在野戰部隊的女性官士兵調整職務至後勤支援單位，就這樣，女孩在受訓中就被調整職務了。

很快的，半年的分科訓結束了，女孩又回到了那似乎熟悉卻又無比陌生的北部，因為職務已被調整，所以換了一個營區及單位報到，一樣的情形又重演，揹著重重的行李，跟著參一走到了另一個陌生的連長室。

「報告，新的排長來了。」參一敲門後大聲說。

「好，進來。」一個宏亮的聲音傳出。

走進連長室，除了剛剛那答覆請求的聲音主人（也就是連長）外，還有兩個看起來也挺惶恐的面容。

「嗯，三個都到了吧。」有著嚴肅表情的連長對我們說道。

原來，連同女孩的三個惶恐的一條槓，都是今天到單位報到的新任排長，也就是說，有三個互相幫助也是互相競爭學習的對象，抱持著好險還有「港貼[14]」的心情，女孩的不安瞬間減少了不少。

連長對三個一條槓說完一些到連隊報到歡迎的話以及鼓勵的話後，將女孩留了下來，撥通電話說了幾句話，進來了一個短髮的女士兵。

「郭排，這是比妳早一周來報到的女兵，雖然還是很新，但至少比妳熟悉一些這裡的事物，妳有什麼事可以找她。」連長說道。

「原來看起來嚴肅的連長其實人很好。」女孩心裡覺得暖暖的。

隔日一早的操課集合，女孩連自己該站在哪裡都不知道，慌亂的情

[14] 港貼：「同梯」的台語說法，因當兵的期別，都以梯次來算，所以同一期別就稱作同梯。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緒再次出現，但身為軍官幹部所應當要有的鎮定，不自覺的逼使自己必須看起來冷靜，但似乎依舊流露出些絲絲的不安被資深的士官幹部發現了。

「排ㄟ[15]排ㄟ，這邊這邊，妳站這邊啦。」一個陌生的聲音偷偷的告訴女孩，彷彿得到了救贖一般，趕忙跑進隊伍裡站好，心裡的慌亂頓時減少了 1%。

「稍息！立正！值星官某某某報告，全連實到集合人數 123 員，完畢！」一段響亮的報告詞後，眼前出現了全連之長，隨後宣導各種事項的時間，女孩就在嘗試讓自己冷靜下來了解及融入中，緩慢的度過。

隨著在連上的時間越多，女孩開始對於連隊上各項事務漸漸有所了解，連隊裡又分為哪幾個小單位、小單位裡的編成人員又有誰…等，一切都開始慢慢的在心中建構起來。就在解除了些許不安及未知後，下一個可怕的任務又來到了—擔任值星官。

這個可怕的新任務讓女孩心中的恐懼感頓時上升超過了 200%，整個頭腦又開始進入一片混亂，值星官到底需要做些什麼[16]，女孩完全沒有頭緒，緊張又惶恐的情緒已隱藏不住，被副排長發現了。

這裡要提出說明：女孩的副排長是個資深士官長，資深程度據說是全營的士官長都要稱呼他學長那種資深。女孩因為聽聞士官長的資深程度，而且還沒有跟副排長聊過天，所以心裡一直認為他是個嚴肅的人，以至於遇到要開始擔任值星官這麼不知所措的狀況，也不知道該向副排長求救。

這時，一個中士班長跑來找女孩，「排長，妳不用緊張啦，我是跟妳

[15] 排ㄟ：「排長」的台語說法，在部隊中私下或較口語的說法，常以台語稱呼。

[16] 筆者於 98 及 99 年擔任排長職務時，值星官之職務學習及交接，通常都是由具擔任值星官經驗人員直接教導(經驗傳承)為主，於 108 年由海軍陸戰隊指揮部集結各項連隊運作相關規定訂定成冊為「海軍陸戰隊生活規範彙編」，印發予各階層領導職務人員參考使用。

DOI:10.6814/NCCU202200372

一起值星的值星班長，我來跟妳說怎麼當值星官，要做哪些事，不用怕，我之前在連上都是接值星官的，可以的。」臉上帶著燦爛笑容說著。

就這樣，班長開始向女孩說明「值星官的一天」—每日比部隊提早起床為自己做好準備，巡視連隊上的內內外外，等待安全士官一廣播起床後，就要開始將自己的精氣神充滿到百分之百，開始一整天的忙碌：全連集合、清點人數、早點名、晨操、打掃、早餐用餐、換裝、上午操課前集合、操課、收操、中餐用餐、午休、下午操課前集合、操課、收操、體能訓練、晚餐用餐、明日課前會議、明日行程安排…等，還有三不五時突然發生需要立即處理的諸多雜事，從一早睜開眼睛開始忙碌後，再次閉上眼睛時已經是半夜兩點，不間斷的忙碌著實讓女孩昏頭轉向了。

「天啊！怎麼有辦法能在一天裡有這麼多事需要忙啊…」還來不及思考，女孩已在數秒內沉睡過去了。「鈴鈴鈴鈴鈴！」又一次的鬧鐘聲響起，女孩瞬間從被窩裡彈跳下床，急忙的盥洗後，匆匆忙忙的離開寢室，又開始身為值星官忙碌的一天。

就這樣，日復一日，轉眼間就過了一個禮拜，女孩對於擔任值星官所需要負責的事務已不再手足無措，對於連隊上的每個人大致上都已了解，誰該負責什麼工作，誰有什麼能力負責什麼工作，都能妥善的分配及執行。「看來，我還是有能力可以很快適應的，真感謝軍校培養了我擁有這項特殊技能。」女孩的心裡踏實了不少。

話說，在女孩第一天到單位報到時，那位聲音宏亮的全連之長，在前面敘說的場景裡只出現了兩句話，但在女孩的軍旅生涯裡，他卻是影響後續領導方式最多的人！

還記得初擔任值星官的第一天下午，操課結束的體能活動時間，在值星班長帶著大家做完暖身操後，全連要統一帶隊跑步，就在大家喝口水準備出發時，值星班長跑來對女孩說：「排長排長，妳的值星帶拿下來，我幫妳帶部隊跑就好，噓，是士官長說的。」

就在女孩還在疑惑，值星班長要帶部隊出發時，連長的聲音突然宏

DOI:10.6814/NCCU202200372

亮的出現:「值星官在幹嘛，都來到陸戰隊了，帶部隊跑步做不到嗎？」這一吼，嚇得女孩連忙接手帶著部隊出發。

「一二、一二、一二，前面的踏步，後面的跟上！」女孩帶著些微的喘氣聲喊著，好險經過軍校的洗禮，女孩的體能尚屬不錯，帶著全連一起跑步沒有難倒她；帶著部隊回到連隊集合場，發現連長正站在連前集合場等著大家。

「值星官！部隊交給值星班長，妳過來找我！」連長一臉嚴肅，聲音裡帶著不知是平靜還是生氣的口氣大聲說道。

「是！」女孩將部隊交付值星班長後，快步的跑向連長。

「郭排，妳知不知道我為什麼堅持要由妳帶部隊跑步？我也可以當作沒看到讓值星班長帶，但為什麼我堅持要妳帶，妳知道嗎？妳是個軍官，到陸戰隊來，擔任值星官是最基本的，值星官該做什麼就得做什麼，並不會因為妳是女生而有所不同，身為一個軍官就是要以身作則，如果做不到，要怎麼能讓人信服呢？如果做不到，要怎麼站在部隊面前領導下面的人？妳是我海軍官校的小學妹，我相信妳一定可以做到的。」

「報告連長，是，我知道了，謝謝連長。」

女孩在聽完連長的一番話後，感觸浮現心中。

「是啊，我都能經歷由民轉軍以及軍校的磨練了，也不怕辛苦的選擇了陸戰隊這條路，現在到部隊，就應當要好好的學好好的做，既然已經選擇當軍官了，就算只是小小的少尉而已，底下還有士官及士兵要帶領，所以我一定自己要學好做好，甚至要做得比男生更好，我一定要成為一個可以讓部屬能真正信服的領導者！」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第三節　兩條槓的忙碌

隨著時間的推進，女孩對於值星任務已越來越上手了，也從一條槓長大到兩條槓了，有天接到了通陌生的電話：

「是郭排嗎？我是旅部人行科的軍官人事官，妳有沒有興趣要來當人事官？」

「人行科？人事官？這是什麼職務啊？」女孩心裡納悶著。

「沒關係，妳再想想，過幾天我再問妳。」

「好，謝謝學長。」

女孩沒有頭緒的思考，只好去請教連長該怎麼決定。

「報告連長，旅部的軍官人事官在問我要不要去當人事官，可是我不知道要怎麼辦，去當人事官好嗎？」

「女生去當人事官好啊，學習處理文書業務也不錯，不要怕調整職務，當軍官就是這樣，長官要妳去哪裡就去哪裡，每一個職務都是讓妳學習成長的過程，就去吧。」

「好，我知道了，謝謝連長。」

就這樣，女孩前往了下一個未知的職務—人事官。

隔日上午，女孩來到了營區裡的最大建築物—旅本部大樓，順著路標走上二樓，「人事行政科」的牌子出現在眼前。

「嗯，應該是這裡沒錯吧？」女孩緩緩的推開門。

「報告，我是郭嘉卉中尉，請問軍官人事官學長在嗎？」

「喔，妳來了啊，來來來，我先帶妳去找科長。」

「科長，郭嘉卉來了喔！」

「嘉卉來了啊，歡迎妳來到人行科，當人事官要做什麼，簡單來說，只要是跟人有相關的業務，都是我們所負責的，雖然聽起來有點繁瑣，但最重要的就是按規定、按期程去執行，就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有什麼問題或是不懂的都可以來找我。」女孩眼前出現的是位帶著慈祥笑容的中校長官。

DOI:10.6814/NCCU202200372

「是，謝謝科長。」面對有著慈祥笑容的科長，女孩對於要當人事官似乎減少了一些些的惶恐。

「嘉卉，妳以後就負責處理義務役士兵的業務，這是現在的承辦人，從今天開始妳就跟著他學，開始交接業務，有什麼不懂的都可以問。」軍官人事官學長帶著女孩走向另一個位置，位置上坐著另一個露出滿滿笑容的學長。

自那天起，女孩開始學習該如何當個人事官。

隔日，在一樣的起床時間裡醒來，恍神盥洗當中突然想起：「咦，我好像已經不是排長了，這時間醒來好像有點太早，算了，既然醒了那就一樣在營區跑個步，然後做些提早去的準備吧。」

打理好一切後，帶著筆記本及筆走向辦公室，果然，太早了，空無一人，女孩默默的打開電燈開關，仔細的看了每個地方，哪個人坐在哪裡，哪些東西放在什麼地方，沒有人在旁邊讓女孩也就不那麼緊張。

隨著上班時間的接近，已有同事陸續進到辦公室，看到女孩時有些訝異，不熟悉感讓女孩有些緊張，但大家熱情的招呼聲，緊張感似乎默默的消失了。

要交接業務的學長也進到辦公室，女孩趨前詢問：

「學長，請問我要做什麼？」

「喔，妳去拿張椅子，然後去我的位置，不對，是妳的位置坐，我要開始教妳做業務。」

就位後，學長從辦公桌抽屜裡搬出一大疊的資料，有些吃力的放在桌上。

「這些，都是妳這個職務所辦理業務的相關規定及作法，當人事官不難，因為都是依照規定辦理，但，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妳要先把各項規定看熟甚至能熟練到不用翻書都能知道規定是什麼。」

女孩看著眼前的一大疊資料，看傻了眼，聽著學長的說明後，下意識的點了點頭。

「這些資料妳要自己找時間認真看，我先教妳公文系統的使用方式及一些現在正在執行的業務工作，妳要開始接手辦理。」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學長開始不停的說，女孩開始不斷的寫筆記，時間就在這一說一寫中快速的流過。

自此時起，女孩對於擔任人事官，開始燃起了熱血：每天在處理業務時，就將相關規定找出並仔細的看清楚要如何應用，慢慢的，相同業務處理時所花費的時間越來越短，也辦理的更加精確，並開始寫下各項業務的作業程序—每一項業務該如何處理，相對應要依據的規定是什麼，處理中有哪些需要特別注意的…等，女孩細心的將每一項業務仔細的分類及歸納重點，也形成了處理業務時相當順手的作業流程，每天忙到三更半夜也甘之如飴，辦公室裡的其他同事對於女孩的堅持也看傻了眼，常對她說：

「忙歸忙，身體也要顧啊，雖然妳現在還年輕，但也要記得休息啊！別累壞了！」

「謝謝你/妳們的關心，我會注意的。」女孩笑著回答。

一直以來習慣要將事情處理到完美，著實讓女孩多花了很多時間，但看著各項業務處理起來越來越順手，滿足感充滿了心中。

雖然擔任人事官不會實際的掌握兵權，但因為有各下屬單位相對應的業務承辦人，所以女孩的手下其實是有一群人事官及人事士，在一段時間的相處下，他們對於女孩所整理的業務處理程序都讚不絕口，有條理有順序的作業方式不但提高了資料的準確度，相對的也減少了很多作業的時間。

就在女孩對於業務已熟悉到可以不加思索的將所需之作業規定說出口時，軍官人事官學長突然對女孩說：

「嘉卉，我收到指揮部來的人事命令，妳下個月要調職到指揮部的人事行政處去了。」

「什麼！？學長你是講真的還是開玩笑的啊？我才中尉，這麼新耶，怎麼可能去指揮部啊！！！你是唬爛[17]我的吧…」

[17] 唬爛：為閩南俗語，流行於福建南部及台灣一帶，有說話誇大不實、吹牛之意。

DOI:10.6814/NCCU202200372

「我哪有唬爛妳啦，妳自己看，白紙黑字的人事命令在這裡。」

接過軍官人事官學長手上的文令，女孩不可置信的看著文令上那熟悉的名字。

「天啊，學長，這也太可怕了吧…去指揮部耶…」

「齁，怕什麼啦，那是因為指揮部肯定妳的業務能力才有可能要調妳去耶，這是一種肯定耶！好啦，妳把業務做好整理，等要來接妳業務的人來之後，就好好的把業務交接出去吧，妳這邊的工作交接完，還得跟指揮部那邊聯繫，看妳什麼時間點要提早下去做業務交接，兩邊都要好好做完交接啊，這樣子妳才不會兩邊的業務卡在一起。」

「好的，學長，我會盡快處理好。」口頭上看似已接受事實的答應，女孩內心的無奈與惶恐卻不停的上升當中；新交接業務的學弟很快就來了，女孩拿出她的武功秘笈，一項一項的解說，清楚明瞭的作業流程讓女孩輕鬆的就將業務交接完成；現在讓女孩苦惱的，是要到指揮部去，面臨更多更繁雜的新業務…

指揮部在那遙遠的南台灣，雖然對於南台灣不陌生，但已在北部生活了一段時間，要離開時心裡還是有些許的不捨，但這就是身為軍官的命運：長官要你/妳到哪裡去，你/妳就得到哪裡去。與指揮部的軍官人事官學長約定好時間後，女孩整理好行李，驅車前往那對陸戰隊來說，遙不可及且高高在上的「指揮部」。

循著門哨衛兵的指引，順利的來到人事行政處報到，踏進是原辦公室將近五倍大的空間裡，驚嘆著指揮部的規模及人員，跟原先單位比起來實在是大得太多了。面對眼前一張張陌生的面孔，女孩偷偷的看著 OA 隔板上的職務板，那些只聽過姓名的各項業務承辦人員，現在就在眼前，興奮感及緊張感充滿女孩心中。

在軍官人事官學長的帶領下，向副處長及處長完成報到面談後，來到了一個座位旁。

「嘉卉，這是妳要跟她交接業務的學姐，她做這個業務很久了，再過幾個月就要退伍了，妳要好好學好好交接，知道嗎？」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好，學長，我知道。」

女孩看著眼前面帶笑容的學姐，心裡的不安有少了一些；一樣的交接場景又再次出現，但這次是更艱鉅的挑戰：因為所要接下的業務是先前完全沒有接觸過的，更可怕的是，這裡是指揮部，是全陸戰隊各單位的共同上級，代表著對於這些業務要非常非常的熟悉，才能對各單位下達作業方式及指導；學姐滔滔不絕的繼續解說業務作業方式，女孩抄著筆記的手沒停，內心的恐懼也沒有停。

就在業務項目的逐一交接後，女孩又再次面臨到了一年前的挑戰，更多更繁瑣的作業規定及作業程序，開始了每天熬夜熟讀規定的日子…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第四節　三條槓的責任

時間過得很快，女孩已從兩條槓又長大到三條槓了，手上的業務依舊繁雜，但經過了一整年的作業期程，從摸索演變到熟稔，行事曆上寫滿已完成規劃的各項作業期程，所有一切都在女孩的掌握之中如期進行著，但這時，因為國軍組織的調整，女孩現在的職缺將被裁撤，這也意味著女孩必須再次的調整職務了…

「嘉卉，妳要不要來陸戰隊儀隊啊？」某天上班的早晨，女孩正埋首在滿桌的業務資料中，突然出現的聲音，讓女孩疑惑的抬起頭看著辦公桌旁一個高大但陌生的學長。

「學長好，請問你是？」

「喔，我是現在儀隊的隊長，因為組織調整的關係，所以儀隊也會有所調整，會有新的區隊長職務出缺，我知道妳現在這個位置也是會因為組織調整而被裁撤，所以問看看妳有沒有興趣來儀隊當區隊長。」

「喔，好啊，我去試試。」已經習慣軍官職務的調動性，女孩立刻就答應了。

「哈哈，沒想到妳答應的這麼爽快，那我就去跟長官報告說妳有意願來儀隊囉，改天見囉。」

答應了學長的邀請後，女孩還是繼續忙碌著手上的業務，但心裡對於未來即將到儀隊去，有著滿滿的興奮感。

隨著組織的調整，女孩又再次回到擔任領導幹部（區隊長）的職務上，新單位的成立，融合了好幾種不同性質的人員，有當初學長所說的儀隊外，還有樂隊、文書處理人員、伙食人員等，所以大家都還在習慣彼此的作業及生活模式；新單位的成立，所以人員在任職上還有些混亂，就以區隊長的職務來說，單位裡有四個區隊長職務—兩個儀隊區隊長、一個樂隊區隊長及一個支援區隊長，因四個區隊長裡只有女孩一位女性軍官，所以就被安排在支援區隊長的職位，負責管理單位裡的文書處理人員。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因儀隊裡從未出現過女性領導人員，所以女孩內心裡仍存在著擔任儀隊區隊長的小小夢想，但卻因儀隊的「傳統」，女孩實際上無法碰觸有關儀隊的裝備—槍、旗都不行，聽聞之前有女性輔導長碰了儀隊的槍，單位在當月接連發生了人員重大車禍，所以一直保持著不讓女性人員碰觸儀隊裝備的「傳統」[18]，因此，女孩對於到了儀隊卻無法實際的參與，有著些許的落寞感；好在女孩曾有擔任司儀的經驗，所以獲得擔任儀隊司儀的職務，每當儀隊需執行操演任務時，女孩即可以儀隊司儀的身分一同實施操演；而在某次與單位的輔導長聊天當中，得知女孩從小學習音樂，擁有頗熟稔的音樂基礎，因此，就又調整女孩到了樂隊擔任區隊長；就這樣，在同一單位裡，女孩就被調整了兩次職務，外加半個儀隊的職務。

女孩在這個單位期間，成為了人妻及人母，而也邁入在這單位任職的第三年，亦是三條槓的第三年，再過一年即可完成三條槓的歷練時間，但未具備更上一階所需軍事學歷[19]的女孩，在家庭及工作上，面臨了難以抉擇的困頓：若選擇軍事學歷的進修，女孩即將面臨半年時間的無法上下班返家照顧小孩；若選擇放棄進修，女孩就會失去再往上一階的機會…

「我就要這麼放棄繼續往上爬的機會嗎？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嗎？軍旅生涯要這樣就停下來嗎？不行，小朋友還這麼小，還是得繼續

[18] 在軍隊中常有一些難以真正解釋的傳統(或稱為內規)，例如女性人員於生理期時不會去碰觸連隊的連旗，或是會有「祭旗」的儀式…等，「祭旗」的傳統為自古代所流傳下來，亦有人將之稱為迷信，然就心理層面來說，是一種給予人心理的踏實、安慰，或是寄託；而男尊女卑以及女性生理期為汙穢之身的舊有觀念，在於以往以男性為主的軍隊來說，亦有其不成文的傳統，筆者於本文中所書寫出其於陸戰樂儀隊擔任區隊長職務期間，尚保有女性不得碰觸儀隊裝備的傳統，即為一種無法取得解釋說法的「傳統」；惟隨著時代變遷及因應部隊型態的改變，於 110 年 12 月份由海軍陸戰隊證實及媒體報導，海軍陸戰隊儀隊已招收五名女性儀隊兵，並於公開場合時已有一名女性儀隊兵正式入列操演。

[19] 要晉任上一階層，除各階層服役年限需滿足外，若為跨階層晉任，尚需要具備軍事學資。以軍官來說，尉級晉任校級需具備「軍官正規班」學資，依照個人專長不同，會到其兵科訓練中心受訓，訓期依專業特性為三至六個月不等，合格結訓後，由人事單位承辦，經各單位主官管召開人事評議會後，決定晉任人員名單，後續依時發布人事命令。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工作才能安穩的過下去，好吧，還是咬著牙撐下去吧。」

做好了心理準備後，女孩開始鍛鍊體能，生產後的體能下降程度出乎女孩的意料，多費了一番努力才恢復到甄選的標準，除了體能測驗外，還有入學考的筆試項目，不知是人家所說的生產後記憶力減弱或是因為太久未拾起書本，筆試的準備亦是一項難關，但抱著不能再浪費時間下去的決心，認真苦讀，皇天不負苦心人，放榜的那天，女孩的姓名出現在錄取公告上，真是太好了。

半年時間的進修教育開始，除了每天各種不同的軍事課程外，還有一項期末總驗收攸關各校成績排序所占比例超高的準則抽考，抽考的題庫範圍是從各項通用之軍事準則中挑選出的 195 題簡答題，於測驗當場以電腦選題選出 20 題，需完整的寫出題目及每個答案，計分標準以「字」為單位，一、兩個字就可能造成成績的落差，所以，到受訓學校報到的第一天，每個人都拿到了厚厚的一本題庫，自第二週起開始實施測驗，起初是每週 25 題，全部題數測驗過一次後，下一循環即是 50 題中隨機 25 題，再下個循環就是 100 題中隨機 25 題、195 題中隨機 25 題，自此就是不斷循環的測驗再測驗，評分標準為每錯一字就扣總分 1 分（多字、少字、錯字均扣），測驗合格標準為 97 分，而每週的測驗成績攸關於休假的時間：每週二晚間實施測驗，合格人員可於週三晚間休假外出至週四早上上課前返校，且於週五學校課程結束後即可實施休假；未合格人員除了無法享有上述之休假福利外，當週週六亦須依測驗成績的高低，分時段留校實施加強練習（即成績越低留校的時間越長），因此，想得到越多的休假福利，就必須付出越多的心力在準備測驗上，女孩為了想每週能早點回家與小孩相聚，更是利用各種空檔時間不厭其煩的重複背誦及書寫題庫的每字每句，深怕一不小心就會失去能提早休假的小小福利。

每日的軍事課程及每週的題庫測驗，對女孩來說都是一種莫大的壓力，但為了能更上一階，這些辛苦就算咬著牙也都得撐過去；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半年的時間就在滿滿的軍事準則中度過了，女孩順利的拿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到結訓證書，也就代表拿到了往上晉階的門票。接受進修教育的尾聲時女孩接獲了人事調職命令，在結訓後即將前往有著火熱太陽的南台灣—屏東擔任連長乙職；這個命令雖然來的不是意料之外，但要擔任一連之長，著實讓女孩心裡有著無限的不安及徬徨。

結束訓練課程後，攜帶行李驅車前往那每個陸戰隊員由民轉軍的地方—位於龍泉的陸戰隊新兵訓練中心，火辣的太陽，讓女孩有種回到入伍訓的感受。跟著衛星導航不停的往南，終於，金色斗大的營區名稱出現在眼前，「嗯，終於到了。」女孩吸一口氣後往大門前進。

「你好，我是新任的連長，這是我的任職命令，請問我的連隊在哪個方向？謝謝。」女孩客氣的詢問大門衛兵。

「連長妳好，妳的連隊在斜對面的營區，要請妳迴轉過去喔，謝謝。」大門衛兵回答完後，露出一個溫暖的微笑。

「你好，我是新任的連長，這是我的任職命令，請問我的連隊在哪個方向？謝謝。」女孩客氣的再次詢問另一個大門的衛兵。

「連長好，妳終於來了，我是妳連上的班長喔，歡迎妳來！妳順著這條路直直走，左前方第一棟就是我們連喔！」大門衛兵興奮的回答道，充滿熱情的回覆讓女孩對於這個陌生的地方，稍稍減少了一些不安感。

順著大門的筆直長路前進，左右兩側是一大片綠油油的草地，以及各項操練用訓練器材，女孩的思緒瞬間被拉回了當年入伍訓…

停好車帶著行李前往連兵舍[20]，走進連長室後看到辦公桌上的三角主官立牌，有種不真實的感覺，以往只看過連長的桌上有著這一塊立牌，沒想到現在眼前的立牌上是女孩自己的姓名；依照往例，習慣性的自己做過一次居住環境裡外的清潔，從行李裡拿出特別購入的銀行檯燈[21]，擺

[20] 連兵舍：官兵在部隊中住宿之營舍。

[21] 銀行檯燈：起源於英國，為英國王室所使用的一種燈具，後由美國人哈里森．D．麥克法丁(Harrison D McFaddin)參照造型設計製造而出一款綠色玻璃燈罩檯燈，而因其綠色外觀，被稱為「綠寶石檯燈」(Emeralite Desk Lamp)，有許多經常工作到深夜的銀行家喜歡使用這種檯燈，因此又被稱為「銀行家燈」(Green Banker's Lamp)，風靡於全美各銀行及會計行業使用；約在民國時期，由商人以「老闆檯燈」的名稱帶到中國，在當時的政府機關及軍旅首長間相當流行。

DOI:10.6814/NCCU202200372

放在立牌旁，點亮了燈—這是個不知從哪裡流傳下來的傳統：主官立牌的燈不能滅。

完成行李的檢整後，女孩大吸一口氣踏出連長室，有兩個人在安全士官桌前等著。

「連長好，我是輔導長，這是連士官督導長，歡迎妳來到這個連隊，我們連的任務，簡單講很單純，就是負責志願役新兵的入伍訓練。那我先帶妳到營部向營長報到。」一個可愛的女輔導長笑笑地對女孩說。

隨著輔導長的腳步，來到了營長室，女孩回想起最初剛下部隊第一天報到的情景，當時進的是連長室，沒想到這次進的是營長室，身份的不同，讓女孩有點疑惑自己是否能勝任「連長」一職。

懷著忐忑的心踏進營長室，迎面而來的是帶著笑容的營長：「嘉卉妳好，對於來到新訓中心不用怕，這就跟妳當初進官校前的入伍訓一樣，只不過身份不一樣而已，身為新訓連的連長，最重要的就是要幫助這些小朋友們從一個老百姓轉變為最基礎的步槍兵；連隊裡的士官幹部經驗很多，對於怎麼帶新兵他們都很有一套，妳不用太過擔心，但還是要盡快的了解連隊的運作，有什麼問題可以來找營長，當連長不用太緊張，要相信妳自己是可以的。」

女孩步出營長室後，思索著自己該當個什麼樣的連長，什麼樣的連長才是適合新兵訓練的連長，滿滿的思緒充滿腦中，女孩敲敲自己的頭，希望能理出一些頭緒…

女孩報到時，連隊上已接訓新兵，因適逢畢業潮，這一梯的志願役士兵人數比以往來的多，多到需要由三個連隊同時接訓，更特別的是，女性志願役士兵的人數多到集中至同一個連隊施訓，也就是，女孩的連隊所帶領的，是全為女性志願役士兵所組成，這也是新訓中心從沒有過的情況。

看著眼前的小女孩們，腦海中浮現出當初自己入伍時的畫面，一臉的稚氣，略顯緊張的面容，看著她們，彷彿看到了當初的自己，對於她們內心的感受，是興奮？是緊張？是不安？是惶恐？抑或是坦然面對？女孩的心裡似乎能抓住些她們的感受，也在自己的內心裡立下了一個對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她們的期許。

有別於以往女孩所待過的單位，對於新訓單位的不熟悉，女孩先以觀察的方式了解連隊的運作模式。

「所有人動作加快，還以為妳們是到夏令營嗎？搞清楚狀況，妳們是來成為軍人的。」手臂上別著值星班長臂章的班長大聲吼著。

小女孩們手忙腳亂的帶著自己的戰鬥裝備，急急忙忙的衝向連集合場，每個人臉上都帶著緊張及恐慌的神情。

「誒誒誒，是要跑去哪裡啊，都來幾天了，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該站在哪裡集合啊？」

「搞什麼東西啊！為什麼沒戴鋼盔就跑出來了？頭咧？頭不用帶喔！」

「班頭[22]到底還要多久可以點好人數啊，自己班的人有沒有來集合到底知不知道啊？」

在各個班長此起彼落的吼叫聲中，小女孩們手忙腳亂的終於都到達自己的位置上了。

「報告班長，第一班到。」

「報告班長，第二班到。」

「報告班長，第三班到。」

……

「報告班長，第九班到。」

「稍息，立正！值星官報告，全連實到集合人數 135 員，完畢！稍息！」

「連長好！」全連整齊且大聲的問好聲，讓女孩心裡有著小小的震撼，原來當連長是這種難以言喻的奇妙感受，壓抑住心裡不知是緊張還是興奮的感受，女孩深吸一口氣開始對全連說話：

「大家好，幹部請稍息，我是郭嘉卉上尉，從今天開始就是你們的連長，新兵的訓練很苦我知道，因為在十幾年前我也曾經入伍訓過，那

[22] 班頭：各班人員排列順序以身高高矮為基準，最高的在隊伍中的排頭，因此稱為班頭。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種辛苦我經歷過我能了解，由民轉軍的過程一定很不好受，但連長身為女生能一路這樣走過，到現在成為站在大家面前的連長，性別絕對不會是造成妳培養自身能力的絆腳石，所以妳們一定要對自己有信心，就算苦也要咬牙撐下去，絕對不要小看自己的潛在能力，連長做得到的，妳們一定也能做到的，有沒有問題？」

「報告連長，沒有！」再一次整齊宏亮的答話聲，激盪起女孩內心深處的感觸，那是一種感動！

志願役士兵的新兵訓練，課程遠比一般的義務役新兵來的多，強度也更高，因為結訓後投入部隊後至少有四年是要為國家所用，為軍隊所用，所以在新兵的養成教育就必須更要打好基礎；每一天每一堂的操課訓練，除了每週固定時間需到新訓中心指揮部由指揮官主持召開的主官會議或是有緊急的事要處理外，連長是必須全程跟課的，看著這群小女孩們從一開始的懵懂、混亂及不知所措，慢慢的開始井然有序，甚至有些具備領導能力的已可協助幹部們管理自己的同袍，她們的成長及進步，女孩都看在眼裡。

訓練課程裡有個讓每一梯志願役新兵都害怕的課程—「20 公里的武裝行軍」，這項訓練課程的可怕在於行軍的路程是走山路，一般人身著運動服爬山都會滿身大汗氣喘吁吁了，更何況是必須穿著裝備揹把槍在身上爬山，因此在課程的前一晚會特別要求新兵都要提前就寢以充備體力；行軍訓練當天，老練的幹部們完成各項準備工作，在由營長集合所有人員完成勤前教育後，就依照行軍序列陸續的出發了。

火熱的太陽再加上身上的裝備，進入綿延不絕的山路兩個小時過後，開始有新兵身體不適，幹部們照顧新兵的忙碌開始增加，除了值星人員掌控部隊的延展性外，其餘的幹部們跑前跑後，不停的關照落隊新兵或是將新兵送上救護車；女孩在生產過後已一段時間沒有這麼高強度的體能訓練，所以也是感到些許的吃力，但身為連長絕對不能倒，在多次的深呼吸調整自己的狀態後，繼續邁開步伐往前走。

好險在多年累積的體能基礎下，女孩帶著新兵們順利的完成了行軍訓練，在這次的高強度訓練後，女孩發現需要對自己的體能狀況再多加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精進，因為在新兵結訓前的體能鑑測必須是由連長親自領隊全體共同完成，因此每天的傍晚，女孩開始自主實施三十分鐘的跑步訓練，每一日的練習累積下，在最終的鑑測時，女孩帶著全體女新兵們取得了亮眼的測驗成績。

兩個月的新兵訓練時間在眨眼間就過了，即將結訓的前一晚，女孩集合了所有的女新兵們，想給她們一些鼓勵及期許：

「恭喜妳們完成了新兵訓練，能完成這兩個月的訓練並取得亮眼的鑑測成績，相信妳們一定是付出了相當多的努力，也讓大家看見了女生的堅強及韌性，新兵訓練的結束是代表妳們軍旅生涯的開始，不管將來妳們在軍中是只會完成志願役士兵的四年役期或是會在軍中繼續發展下去，連長希望妳們能永遠保持著在新訓中心一樣的熱忱及衝勁，絕對不要讓男生看不起，要做個讓自己深感驕傲的女軍人。」

隔日的結訓典禮，依照往例都會邀請家屬來一同參與，在播出結訓影片時，看見家長們及新兵們興奮的表情，流下的都是感動的眼淚，家長的感動是初成年的孩子們在兩個月裡突然的就長大了許多，新兵們的感動是因為她們靠著堅持完成了自己從軍的初步夢想，而女孩也默默的流下了感動的淚水，帶著這群新兵們一起完成各項操課訓練，一起完成最後的鑑測，那種感動彷彿就像是帶著自己的孩子一起成長一樣；結訓典禮後的道別，看著她們帶著滿臉的驕傲離開新訓中心，女孩心裡雖有不捨，但也期許她們能在陸戰隊的每一個角落裡繼續追求及實現夢想。

帶著一梯接著一梯的新兵，日子也經過快一年，女孩也到了即將可以晉任上階的時間，就在某天被指揮官召見，告訴了女孩即將離開新訓中心的消息。

「嘉卉，妳也到該升少校的時候了，目前指揮部規劃妳到三軍聯訓基地接連長，可以利用時間整理行李，準備下週去新單位報到布達。升少校之後要更努力，每件事的處理及決定也都要想得更多看得更遠，校級軍官是軍旅生涯的另一個階層，也是另一個開始，要加油！」

「報告指揮官，是，我知道了，謝謝指揮官的鼓勵，我會繼續努力

DOI:10.6814/NCCU202200372

下去的！」

在回到連隊的路上，女孩心裡有很多不同的感觸：一方面捨不得這個以自己的領導模式運作的連隊，捨不得一起奮鬥已經建立起良好默契的幹部們，一方面又開心自己能得到長官的賞識獲得晉任上階的機會，複雜的情緒惱得女孩很煩躁，但還是得向這個朝夕相處的連隊道別，沒辦法，這就是身為軍官的命運。

收拾完行李，依依不捨的跟幹部們道別，女孩驅車前往更南的下一個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第五節　一顆花的期盼

來到陸戰隊在臺灣本島最南的單位，女孩對於這裡的記憶就只停留在中尉時期進訓基地那時，從沒想過自己會來到這裡接任連長，到達單位時是週五的下午，將行李搬進連長室時發現有人在內寢[23]施工，女孩不解的問道：

「那個…我是新來的連長，請問你們在幹嘛啊？」

「啊，妳是連長喔，我們在幫妳在寢室裡面裝一個小的洗手台啦，因為這個連喔，從來就沒有女生來當過連長，所以寢室內不會有連長的個人衛浴設備，所以參謀主任說叫我們幫妳裝一個洗手台在裡面，這樣子妳需要稍做盥洗的時候就不用一直跑回去女生寢室了啦。」一個帶著原住民口音面露燦笑的中士對著女孩說。

「這樣啊…會不會太麻煩你們了？」女孩有些不好意思的問。

「不會啦，連長，這是我們應該做的，大家對於連上要來女連長都很興奮跟期待耶！妳放心，我們會很快幫妳弄好的，妳等一下就可以搬行李進來了。」中士繼續燦笑的對女孩說。

「好喔，謝謝你們，那我就不打擾你們繼續工作了。」

女孩說完後走出了連長室，走出了連兵舍，環看著周圍環境，心中想著:「原來這裡從來沒有女性人員來當過連長，那我該怎麼帶領這些官兵呢？他/她們會信服我的領導嗎？」又想起有曾經待過基地的學長在知道女孩要來接任基地的連長後，語重心長的告訴女孩:「到基地接連長聽起來很輕鬆，但要好好注意連上的人員，尤其要注意飲酒問題。」

週一的早晨，是女孩與前一任連長的交接布達典禮，從基地指揮官手中接下了印信後，肩上的責任感似乎又更加重了一些，在基地裡擔任主官雖不像在野戰部隊的演訓任務較為繁重，卻也比在新訓中心帶領新兵更加困難一點，尤其這是個從沒有由女性人員擔任過連長的單位。

[23] 內寢：連隊主官通常是辦公室及寢室會在同一個房間中，中間以另一道房門間隔，寢室位置即稱為內寢。

DOI:10.6814/NCCU202200372

連隊中組成的人員多數為當地人，大多都是從下部隊開始就在這個單位了，對於單位內各項事物都非常的熟悉，因此在完成交接儀式後，女孩就開始抓著士官督導長走遍連隊的各處，以了解連隊的範圍到底有多大以及需要管轄到何處。

由於在基地裡就只有這個連隊，所以當沒有進訓基地的部隊時，所有事務都是由連隊的人員所負責，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工作性質相當繁雜的單位，除了營區內的大大小小事物，還有整個基地訓練場地都是管轄範圍—這裡所說的訓練場地可是好幾座山呢!

因為有另一個營區的營舍剛興建完畢，正在準備實施落成典禮，因此甫上任後，在還沒完全了解及掌握連隊的全況前，女孩每天都得在兩個營區間來來往往，處理落成典禮的各種事項。就在忙得不可開交時，突然接到一通電話…

「報告連長，我是安官[24]，那個…剛剛有指揮部的長官來連上督導，然後我們的資源回收桶裡面…有…有酒瓶…」

電話那端傳來的是一個讓女孩怒氣值瞬間上升200%的消息，因當下正在處理落成典禮的細節事項，所以也就先暫時壓下脾氣回道:「好，我知道了，問清楚來督導的長官是誰再告訴我，我待會回去處理！」

落成典禮的事項處理告一段落後，女孩驅車回到連兵舍，默默的走到垃圾場，打開資源回收桶，裡面…竟然有將近三分之二桶都是空酒瓶！！！

「天啊！我怎麼會讓這種事發生！！！看來我得把遊戲規則跟大家好好的說清楚！！！」女孩心中湧現的並不全然是氣憤，而是加上了自己沒有做到掌握整個連隊的整體狀況而來的懊惱，但這種種情緒，只能先隱藏在女孩心中，因為與連隊還不熟，身為主官不能將自己的情緒太立刻且太明顯的表現出來，於是就面無表情的告訴安官：

[24] 安官：安全士官的簡稱，由連隊內的士官輪值，值勤位置通常在連隊大門處，負責掌握人員進出狀況，並不定時巡查連兵舍各處，類似連隊裡的第一道守衛人員，輪值時間為 24 小時，以 2 小時為一班輪替。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現在，立刻通知到在營區的每一個人，不管手上正在做什麼，馬上放下，十分鐘後所有人集合完畢！！我要集合！！」

可能是感受到女孩面無表情的可怕以及那山雨欲來的爆炸情緒，安官火速的開始通知所有人集合，不到五分鐘，全連的人都已經集合完畢，在值星官向女孩回報人員到齊後，女孩默默的叫安官將資源回收桶推進集合場地的正中央，就在大家還在疑惑為什麼集合還要拿資源回收桶時，女孩不發一語的將桶蓋打開，一手將資源回收桶推倒在地，瞬間，桶裡的酒瓶們框啷框啷的全撒在了地板上。

「我，在這裡，很清楚明白的告訴你/妳們，不管這裡是不是存在著默許喝酒的潛規則，現在在營區裡就是不准喝酒，你/妳們都是這裡當地的人，每天晚上如果沒有勤務需要執行就可以回家，出了營區大門之後，我不管你/妳們要喝多少喝到多醉，就算要喝到需要被其他人抬回家，只要自己身體狀況能負荷，我都不管，但只要我在這裡當連長的一天，在營區裡，就不准再有這種情形發生，這些話我就只講這一次，請大家輕話重聽，不要想要考驗我的能耐！！」女孩以一種面無表情、不大聲咆嘯但口氣相當堅定的方式將這些話說完後，就轉身離開集合場地。

這個連隊裡，恰巧有女孩當初在新訓中心所帶過的女兵，就在女孩集合全連、推倒資源回收桶、狠狠的烙下狠話後過了幾天，這個女兵因有事回報進到連長室，女孩就藉機問了她：

「誒，那天我在集合場這樣做後，你/妳們會覺得我很機車嗎？有人覺得我很可怕嗎？」

「連長，其實沒有耶，大家反而覺得妳很酷，而且覺得妳不像一般大家想像中的女連長，就覺得…不能欺負妳，嗯，也不是說欺負啦，就是…因為這個連從來就沒有女生來當過連長，所以大家的生活模式就一直很在地化，很隨性這樣。」

「是喔…所以你們並不排斥這樣的管理模式嗎？管很多這樣子？」

「不會啊…而且其實在知道是妳要來接連長之後，我都跟大家說妳人很好耶，尤其是女生們，大家很期待有女連長來，因為終於可以有人

DOI:10.6814/NCCU202200372

能了解我們的狀況，不然這裡都是男生，有時候女生有什麼不方便的也沒辦法很明白的講，不然就是講了，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困擾到底是什麼。然後還要偷偷跟妳說，其實男生他們都很喜歡進來連長妳的辦公室，因為他們說…辦公室很香。」

「哈哈哈哈哈，很香是什麼啦，笑死我了，會香香的是因為我喜歡住的地方香香的，這樣子住起來心情比較好，也比較舒服啊。」

「哈哈哈，好啦連長，反正連上的大家都很喜歡妳，不用擔心啦，有什麼小道消息，我會來跟妳說的，嘿嘿。」

「好啦，謝謝妳喔。」

與女兵的一段談話後，女孩對於要帶領這個沒有出現過女性連長的單位，終於減少了一些不安感。

連隊依舊依循每日的任務及作息運作著，女孩除了例行性的到基地指揮部開會外，每天就是到連隊的各個工作場所到處看看，不只是看看弟兄們的工作狀況，還觀察是不是有什麼部分需要改善，讓連隊變得更好。

大約在女孩接任連長快一個月的時候，發現連隊裡輪值值星的人員總是重複的那幾個人，就抓了值星官來問：

「為什麼在輪值星的永遠都是你們這幾個人啊？」

「喔，連長，這個問題已經吵很久了，之前是所有的士官幹部都會出來輪，但是就有人認為，他/她的職缺不是領導職，為什麼要背值星，後來一直喬不定，就變成現在這樣啊，就這幾個佔班長跟副班長職缺的人輪而已。」

「是嗎…那為什麼有好幾個佔著領導職缺的人，我也沒看到他/她們在輪值星啊？」

「喔…因為他/她們都在比較特殊的位置啊，比如是在招待所的啊，在當指揮官行政士的啊，反正沒在輪就是了，一直都是這樣啦，我們也習慣了。」

「喔，這樣啊，好，我知道了。」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女孩默默的思索著這其中的「不公平」，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轉身去找了連士官督導長商量作法。

「老ㄟ，連上的值星輪值方式，我覺得不太妥，永遠都是那幾個人在背值星，其他比較資淺的士官也應該要出來練習背值星才對，不然等有一天換他們升上去了，必須要出來背值星的時候，不就什麼都不會，等著被下面的學弟妹看笑話嗎？」

「連長妳說的這個我也知道，之前有要求過他/她們都要出來背值星，但後來因為加給的問題弄不攏，就只能現在這樣。」

「你說的加給問題，其實不難解決，你看，連上可以出來背值星的士官都拉出來算，其實每個人真正會輪到的時間間隔大概要兩個半月才會輪到一次，那領導加給的金額以每個月四週來算，一週大約是五佰元，那以我少校連長可以發予的獎金限制來說，一個人最多就是五佰元，那如果是輪到非領導職的人出來背值星，背得好的話，那個月就可以以表現優良發獎金給他們作為獎勵，這樣子就可以解決因為沒有領導加給而不願意背值星的問題，也可以讓他/她們有動力願意出來歷練背值星。」

「對耶，連長妳這樣做好像真的能解決這個問題耶，哎呀，怎麼大家之前都沒這樣想過啊!」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因為覺得改變作法會很麻煩，所以就會讓原本應該有解決方法的事情一直擱在那裡，但其實並沒有那麼難解決，只要多想一些是否可行，而且不違反規定的方法，很多問題都可以被解決的。啊對了，還有那些佔領導職但一直沒有回來背值星的，也要叫他/她們回來背值星，不能因為他/她的工作是在連隊以外的地方，人就可以都一直待在外面不回來管連上的事，這些人都是比較資深的士官了，總有一天也是會回到連隊上的，只要一天是連上的建制幹部，就都要回來背值星，除了自己工作上的專業外，身為領導幹部就該做領導幹部該做的事，甚至更應該學習要怎麼分配自己時間以及如何教導手下的其他人能獨立作業。現在已經是全募兵制了，大家都是志願役人員，連隊上不管是資深或是資淺，都應該要學習成長，學會思考及判斷，而不是只會在原地打轉。輪值星的事情如果士官長你也覺得可行，就把人員重新做劃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分，該出來當值星官的就出來，該出來歷練當值星班長的就拉出來，人員的搭配也不要是固定的，要讓他/她們學習如何跟不同的人一起完成同一項工作(任務)，輪值編組完成之後再拿給我看過，沒問題的話就公佈讓大家都知道，讓他們知道這個做法在執行上是有經過規劃的，而且是公開公平的。士官們的溝通就交給士官長你了，把我們的考量還有對他/她們的期望都要說清楚讓他/她們了解，如果還有問題，可以再跟我說。」

「好的，連長，後續就交給我處理，感謝妳想到這個方法解決了長久的困擾，果然女生就是會比較細心去考量事情。」

隨著日子的前進，迎來了女孩在軍旅生涯中第二個重要時刻:「定期晉升典禮」—女孩即將進入軍官階層的下一個階段—晉任少校，此次晉任的隆重程度與先前的尉級晉任差別很多，尉級的晉任因是不定期的晉任,所以大多沒有舉行特別的儀式,很多時候都是自行默默的換上階級，或是較熟識的幾個同學或同仁們一起相聚吃個飯而已，而校級軍官的晉任時間只會在每年的一月份及七月份，因此會統一在陸戰隊指揮部裡舉辦，由指揮官實施階級的佩掛，並會邀請眷屬們一同參與典禮，共同分享這份榮耀；晉任典禮那天，女孩的爸媽特地南下到陸戰隊指揮部一起參與，典禮的時間並不長，但場面的隆重感就好比加冕儀式一樣，有種讓人不自覺會挺起胸膛的驕傲，而掛階典禮中有個很特別的程序，就是由指揮官佩掛一邊的階級，另一邊階級由眷屬幫晉任人員掛上，象徵的就是家人是支持軍人在保家衛國時的最強後盾，有他/她們的支持及鼓勵，在執行工作(任務)上無後顧之憂，也才有往上晉任的機會，所以肩上的階級，一半是長官對你/妳的肯定，一半是家人的支持；當天為女孩掛上另一邊階級的是女孩父親，臉上流露出滿滿的喜悅及驕傲，當年那掛著少尉楨楨的小女孩，如今，也進入軍官階層的另一個里程了。

女孩看著肩上的一顆梅花,心中有著莫名的感動,在後續的茶會上,耳裡聽到的是大家的恭喜聲，但心中對於掛上少校階級的感受，是另一階層責任感的加重。

DOI:10.6814/NCCU202200372

掛上一顆梅花後回到了基地，繼續「改造」這個在很多人口中所謂「不好管」的連隊；隨著與連隊上的弟兄越來越熟悉，女孩發現他/她們並不是難管理，而是因為大多是在地人，所以會有一種排外的情形，進而產生沒有與他/她們真正相處過的人，會認為他/她們不好領導及管理的想法，但真正了解後，會發現他/她們其實很單純很好相處，而且交辦工作(任務)後，是會超出預想值而完美呈現給你/妳的一群人。女孩對於連隊的各項要求並沒有依循連隊過往的習慣性而放鬆，反而是有著更多的堅持，但或許是因為性別的關係，嚴厲中帶著溫柔的因素，讓連隊的氣氛變得與以往不同，這樣子的改變著實讓女孩深感欣慰。

某天，女孩接到基地指揮官的侍從士來電通知，要女孩到指揮官辦公室一趟，女孩滿頭霧水的前往，邊走心裡邊想:「最近連上狀況都還不錯啊？指揮官怎麼會突然要找我？」

敲門報告後進入指揮官辦公室，迎面看到的是指揮官手上拿著調差禮品,上面竟然是女孩的名字！女孩面露驚訝的看著指揮官,不解的問：

「指揮官…這是什麼狀況啊？」

「嘉卉妳是海軍官校畢業的吧？官校要調妳回學校接任學生中隊的中隊長,這對正期班軍官來說,是個大家很夢寐以求的位置！恭喜妳，能回到官校接任中隊長，是一種肯定喔，肯定妳的領導作風，以及希望妳能將經驗傳承給現在的官校生，官校的養成教育對於他/她們來說，可是奠定往後軍旅生涯行事作風的基礎，記得，回到學校後要好好的教導他/她們，我相信妳會做得很好的！」

「好，謝謝指揮官，我一定會盡我所能教好官校生的！」

女孩從指揮官手中接過調差禮品後，還處在一種覺得非常不可思議的情緒中，緩步的走回連隊。第一個看到女孩的是連上的安官，看著女孩有些恍神的手上拿著一個似乎是禮品的東西，疑惑的問道：

「連長連長，妳怎麼了？幹嘛這麼恍神？妳手上拿的是什麼啊？」

「喔喔喔喔，我沒事啦，只不過…我要調差了…」女孩回過神後回答。

DOI:10.6814/NCCU202200372

「什麼什麼！？連長妳要調走了！？為什麼這麼快啊！？」安官驚訝的大聲說著，周遭的其他人聽到後全都轉頭過來看著我們，時間彷彿凍結了 2 秒，「為什麼！？為什麼！？連長妳要調走了！？」的聲音開始此起彼落的隨著走近的弟兄們口中說出…

「那個…我也是很訝異啊…但似乎就是這樣了…你們看，我都拿到調差禮品了…」女孩笑得尷尬的回答了大家的疑問。

「啊連長妳要調去哪裡啊？」

「喔，要回官校接中隊長，帶官校生。」

「這樣啊…好吧…聽起來是個不錯的位置，那連長妳什麼時候會走啊？」

「下禮拜啊，所以…我現在最頭痛的是要整理行李…」

「好吧，沒想到妳竟然這麼快就要離開了，想說難得會有女連長來，結果竟然一下子就要調走了…」

「沒辦法啊，軍官的命就是這樣啊，長官要你/妳去哪裡就去哪裡，OK 的啦，說不定下一個連長會更好啊！好啦，不用擔心太多！」

女孩笑著回答，但心裡有著一些些的惆悵感，畢竟這是升少校後的第一個連隊，也是把一個大家口中所說的「難管的」連隊變成好一些的連隊…

就像初到一樣，女孩將連隊的管轄地區走了一遍，但這次不同的是，女孩不再需要有人引導，而是以一種捨不得的心情去向這個連隊道別。收拾好行李，女孩再次驅車離開營區，這次的目的地終於往北了，回到那熟悉的地方—孕育女孩成為一名軍官的所在地—海軍軍官學校。

帶著調職文令駛進海軍官校的大門，向衛兵說明來意後，就進入了時隔多年未曾踏入的地方。

順著車道前行，十幾年前在學校裡的各種回憶彷彿像電影重播般的在眼前出現，在大禮堂裡發生了些什麼，在操場上發生了些什麼，在教室中發生了些什麼…一切的一切在一瞬間都出現了，雖然現在的身分已不再是當初那個小女孩，但心中的那股雀躍，是可以以「無比興奮」來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形容的。

到了學生總隊的停車場停好車，站在停車場空地上，看著眼前四層樓高的建築物，那閃著金光的大型立體校徽以及金字藍底的「學生總隊」標示牌，那種興奮感，是言語所無法形容的。

女孩撥了通電話給即將調職的學長，要交接職務上的事物。

「學長，我是嘉卉，你在哪裡啊？我已經到學生總隊了。」

「喔，妳來了啊，我在我中隊的辦公室，現在沒事要忙，妳可以過來。」

「好喔，學長，立刻來。」

女孩熟門熟路的找到了學長的辦公室，敲門進入後，眼前是個和藹的陸戰隊學長。

「嘿，嘉卉，回來接官校的中隊長應該很興奮吧，畢竟這是個官校畢業的人都很想回來的地方，不過，我要跟妳說，現在的官校生已經跟我們以前很不一樣了，妳要有心理準備喔…」

「學長你這樣的說法聽起來有點可怕耶，感覺現在的官校生很難帶…」

「妳自己開始帶他/她們之後就會知道了，我先跟妳交接妳要接的年班學生狀況吧，這是他/她們的簡歷冊，我一個一個跟妳說。」

學長開始向女孩述說每個學生的狀況，這個比較皮，那個比較需要注意，這個很容易出小狀況，那個很有領導氣息…學長對每個學生的狀況都如數家珍，女孩心裡默默的感到佩服。

完成交接，再交代一些注意事項後，學長笑著對女孩說：「就這樣囉，相信妳可以帶好這些學生的，加油喔！喔，對了，下禮拜是開學典禮，記得準備好衣服喔，穿白丙[25]。」

女孩開始將行李搬進女生宿舍，一步一步的走上樓梯，眼前的景象更為清晰，彷彿可以看見當年自己在宿舍裡活動的狀況，走進走廊後，

[25] 白丙：海軍的制式服裝，全名為軍官、士官、士兵夏季丙式軍常服，因上衣及下褲均為全白色，故口語稱「白丙」即可分辨。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細看每間寢室的狀況，就好像回到最當初入學報到的那一刻…繼續往前走，抬頭一看，那「中隊長室」的藍色門牌就在眼前，將女孩的思緒拉回到了現實世界，現在的她已經不是當初的小女孩，而是有著更大責任的中隊長。

將行李都搬進中隊長室後，女孩開始動手打掃，延續著自官校養成的習慣，到了每一個新單位後，都會將整個住宿空間清掃得一塵不染，再擺上覺得舒服的香味，成為專屬自己的獨有空間。完成寢室及辦公室的整理後，女孩走出中隊長室，開始查看整棟女生宿舍的每一處，哪裡變得不同，哪裡有可能是管理罅隙，裡裡外外都巡視了一番，女孩不希望當初自己所遭遇的痛苦，會在自己眼皮底下再次上演。

開學典禮的舉行，在先前單位很難得的可以看見全部人員穿著全身雪白色的制服，眼前是一片久違的白茫茫，「哇，真的回到海軍官校了耶！」女孩心裡有著雀躍的小興奮。隨著典禮的結束，換由學生總隊長為女孩及另一位同時回校服務的同仁實施新職介紹，站在全學生總隊隊職官及學生們面前，女孩心裡的緊張程度大概有 300%，因此，握緊了拳頭掩飾自己的緊張，抬頭挺胸的向前凝視著，「我一定一定要好好的帶好這些學生，讓他/她們成為海軍裡可用的優秀幹部！」女孩在心裡默默的訂下這個期望。

新學期的開始，女孩接手的是剛升上二年級的學生們，想起當年的自己，女孩開始思索該如何陪伴及帶領他/她們面對剛升上二年級的徬徨。找來了年班主委[26]，先問了他/她們現在有沒有遇到些什麼問題，主委回答沒有，或許是看出了他對女孩的不熟悉而不敢說些什麼，女孩更直接了當的對他說：

「不要因為我是隊長而有所顧忌，我是你/妳們的年班隊長，在非公開場合可以把我當作你們的姐姐，有什麼事都可以直接講，如果是需要

[26] 年班主委：在軍中除了以階級來區別身分外，另一種方式即以「年班」來做區分，在哪一年掛階任官其年班就是當年度的年份；而「主委」是年班裡同學間的最大領導者，通常由同學間推選產出，任期以一年為基準，若因特殊原因，亦可能由年班隊長指派或調整任期。

DOI:10.6814/NCCU202200372

以軍職身分解決的，我會以隊長的身分處理，放心，公歸公、私歸私，我不是那種公私不分、會讓人家靠關係處理事情的長官！」

「好，隊長，我會回去跟同學講的。」主委回答道，臉上緊張的表情減少了不少，以女孩的算法來看，應該是少了有50%左右。

不想過度插手學生的軍官養成教育成長過程，女孩選擇從旁默默觀察他/她們每天在學校裡所做的每一件事，小從平常的行走、用餐、同學間的相處及交談，大到他/她們的課業成績、獎懲紀錄等，慢慢的去了解整個年班的每一個學生，從而發掘出誰該以如何的方式去引導，進而讓學生們發展出屬於自己的領導風格。

有天，女孩接獲一通來自英文老師的電話，內容是「學生上課都不帶課本」，簡單的一句話，卻讓女孩怒火「大」燒[27]，傳訊告知年班主委：「全年班所有人員在下課後穿著全副武裝[28]帶著英文課本到集合場集合！」

下課鐘聲響起，女孩看見學生們提著書包以奔跑的方式衝回各棟宿舍裡，看來這個命令，著實引發了他/她們的緊張情緒，因為這是女孩來到學校接任年班隊長後的第一次要求全年班集合，而且第一次集合就得全副武裝，應該是發生了大事才會如此。

很快的，在下課鐘聲響後不到十分鐘，年班主委就來報告人員已到齊並集合完畢，女孩回聲「好」後，緩步的走到集合場地，按耐住心中怒火，用一種面無表情、不大聲咆嘯但口氣相當堅定的方式說：

「第一次的全年班集合就以這種方式集合，你/妳們應該會覺得我是一個很可怕、很難搞的隊長吧！你/妳們手上都帶著英文課本，應該也都猜到為什麼會集合吧，來，自己看看，你/妳們上課沒帶課本不是因為

[27] 一般用法為「怒火中燒」：用以描述怒氣如火焰般在心中燃起，形容非常憤怒；而這裡改以怒火「大」燒書寫，形容極度憤怒。

[28] 在部隊中所稱的全副武裝是指將所有個人戰鬥防護裝備穿上身以因應訓練或作戰需求，而軍校生因尚屬學生身分，並無個人戰鬥防護裝備，故僅於一般制服外加 S 腰帶及頭戴大盤帽，通常會在實施軍事課程時穿著，或犯嚴重錯誤時由集合者下令要求穿著。

DOI:10.6814/NCCU202200372

沒有，而是因為懶，說得更明白一點，是沒有做到身為學生的本分、不尊重老師、更不尊重身上所穿的這身軍服，或許對你/妳們來說，還沒有軍人身分，現在穿在身上的軍服就只是一般的制服而已，但自己看看，軍服上該有的兵籍名牌及各種配件，有哪一樣是沒有的？從海軍官校成立以來，已經有多少學長姐從這裡畢業任官，在部隊裡發揮海軍專業，保衛著國家，你/妳們左胸前掛著的校徽，是從一進校就佩帶的，代表你/妳們是這個學校所認同的學生，更是必須扛起海軍官校這塊招牌的一份子，每天中午在餐廳集合場複誦的學生榮譽信條—『貫徹國家、責任、榮譽三大信念』，這也不僅僅是口號而已，而是要你/妳們將這些信念真正的融入自己的內心去執行的，穿上這身軍服，如果無法去做到這些，那隊長在這邊要很明白的告訴你/妳們，麻煩，請你/妳，脫下這身軍服，離開這個學校，因為，你/妳不配！在這裡要培養的不僅僅只是擁有大學學歷的軍人，而是要成為能保衛國家的軍人，如果在這裡無法培養出責任心及抗壓性，那將來畢業任官後，要怎麼成為帶領其他人的軍官幹部呢！？不要認為你/妳們現在才剛升上二年級，談這些還太遠，不，一點也不，相反的，就是要從現在就開始做起，從對自己負責開始做起，儲備好自己該有的能量後，才有那個能力去教導及帶領其他的人。隊長說的話很重，更希望你/妳們要重聽，這一次的全副武裝集合，我希望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就這樣，解散吧。」

女孩語重心長的對學生們說完話後，轉身走回自己的辦公室，路程上，不停的思索，這些學生們到底能聽進去多少，能做到的又會有多少…

與年班學生們更多的相處，女孩開始感受到他/她們的成長，雖然偶犯些小錯，但整體仍在正常的軌道上運行，或許在第一次的全年班全副武裝集合說的那些重話還是有一些效果的；隨著學期的進行，這些學生們也即將升上了三年級，三年級這個階段對於海軍官校的學生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因為軍事訓練課程的關係，四年級的學生在最後一學期是會暫離學校去實施敦睦遠航訓練的，由在校的三年級學生代理接管學習幹部職務，而這也是學習擔任領導者的重要第一步，因為需要學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習掌管整個學生總隊每天的運作。

雖然只是代理，但選派的過程與正式學習幹部一樣嚴謹，為此，女孩開始著手進行人員的挑選，第一步：先由學生們填寫自己的意願，因為有目標，學生們也會利用課餘時間實施甄選的準備；第二步：驗收所有學生的口令，從中先篩選出適合在部隊面前發號口令的人員，這一點相當重要，因為如果無法在部隊面前清楚明白的下達口令，會讓部隊的統一行動亂了腳步；第三步：從這些適合發號口令的人員當中，依其個人特質安排至較適切層級的位置，例如：思緒靈敏、看法及想法能比一般同學看得長遠、思考邏輯較為清晰的人，較適合擔任學習中隊部以上層級的學習幹部；做事較循規蹈矩、接受命令較貫徹執行、能妥善分配工作的人，較適合擔任學習區隊部層級的學習幹部；其餘的同學就先安排在學習分隊部的位置，讓他們能夠多觀摩一些較有領導能力的同學們，學習該如何當一個領導者，畢竟領導者的魅力除了天生具有以外，也是可以經由模仿學習累積而來的。

代理學習幹部的甄選就這樣如火如荼的進行著，終於到了由總隊長及所有隊職幹部對他/她們實施面試徵選的那天，看著每個需要進到總隊會議室面試的學生們，臉上露出著極為緊張的表情，這對他/她們來說，是軍旅生涯中的第一場重大會議，也是一項重大的分水嶺，為何說是分水嶺呢？因為在學校擔任學習幹部職務時，若能得到隊職幹部的認可、同學們的支持及學弟妹們的尊崇，這對建立其領導統御會有著很大的助益，算是成為一個有領導能力的初級幹部。

面試的時間相當漫長…終於在歷經三個小時後結束了，後續的投票單統計完成後，當選結果都在女孩的預料之中，加緊腳步的完成簽呈作業，簽奉校長核定後，就等待接掌代理學習幹部的職務了。

布達上任的當天，女孩其實比這些學生們還緊張、興奮及期待，緊張的是不知道他/她們是不是能做得好，興奮的是自己所帶大的學生們終於要成為有所擔當的學習幹部了，更期待的是希望能將女孩教給他/她們的領導統御方式傳承下去。

DOI:10.6814/NCCU202200372

代理學習幹部的執行期間，這些學生們得到了隊職幹部們的肯定，這讓女孩備感欣慰，感動的是他/她們有將女孩不斷提醒的「自律」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隨時謹記在心並確實做到。

很快的，四年級的學生準備畢業離校，三年級的學生們要正式接掌學生總隊的學習幹部職務，制服衣領上也會別上學習幹部階級的配件，成為所有學生的領導者，正式學習幹部的責任及任務遠比代理學習幹部時期更加重大及繁瑣，要完全接手規劃及執行學生總隊的各項事物。

指揮權交接有著一個既定的交接儀式，學生總隊的全體人員會在司令台前共同參與，由校長擔任監交官，將學生總隊旗及指揮刀由四年級的學習總隊部手上交給三年級的學習總隊部，自此後，四年級的學生就退回成為單純的四年級，一切事物由掛上了學習幹部階級的三年級所負責。整個交接典禮程序不長，但帶給女孩的感動卻久久無法停止，因為她知道，這些當初懵懂的學生們都已經長大，已經準備好成為學弟妹們的榜樣了。

接掌學習幹部所面臨的第一場硬仗就是學校的校慶，校慶慶祝活動在海軍官校是年度大事，因此，從接下學習幹部職權後，就必須開始為校慶活動各項事物做規劃，每一個學生當天的任務及所在位置都必須完全的律定好及被掌握，每一個人都是完成整個校慶慶祝活動的重要螺絲釘。

然而在這時，女孩在海軍官校任職的時間已接近兩年，在軍官職務派任的限制下，又到了必須再次實施調整的時間[29]，雖然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滿滿的不捨，充斥在女孩的心中…

「隊長，今天晚上我們要開年班會，有一些事情需要討論及決定，

[29] 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六條所定軍官各種職務之任期規定如下：
一、重要軍職二年至三年。但基於軍事需要，得予連任、留任。
二、一般軍職任期，應根據官階及經歷管理需要，以一年至三年為限。但基於軍事需要，得予連任、留任。
三、專業性或技術性職務，以二年至四年為原則，並得依需要循專發展，不受任期之限制。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妳可以來一下嗎？需要妳的指導跟建議。」年班主委傳來了一則訊息告知。

「好啊，我今天都會在學校，幾點要開再跟我說。」女孩回覆道。

「好，隊長，需要妳出現的時候會打給妳。」主委回覆後又加上了一個笑臉圖示。

珍惜著還在學校的時光，女孩會用晚上時間在校園裡散步，一方面是運動，一方面是想多再擁有一些在學校的回憶。

就在享受漫步校園的寧靜當中，手中的手機響起訊息通知聲：

「隊長，妳現在方便過來嗎？我們在總隊餐廳這裡。」是主委傳來的訊息。

「嗯嗯，好的。」

女孩轉往餐廳方向走去，但遠遠的看向餐廳，裡面是黑漆漆一片，心中滿是疑問的在想，這群學生在搞什麼花樣…但往餐廳方向繼續前進，看見了主委站在門口不停的揮手示意。

「不是說在開會嗎，整個烏漆媽黑的是在開什麼會啊？」女孩白眼看著主委，口氣中帶著滿滿的疑惑。

「喔，隊長，有啦有啦，反正妳進來就知道了啦。」主委笑容滿面的指引女孩進到餐廳。

一踏進餐廳門口，巨大的歡呼聲瞬間響起，女孩嚇了一大跳，原來真的全年班的學生們都在，除此之外，眼前還有大大的投影幕，正在播放著這兩年來的點點滴滴，瞬間的驚嚇轉換成了感動…

在影片結束後，年班幹部們還端出了兩個大大的蛋糕，學生們唱起生日快樂歌，女孩既感動又疑惑的問了他/她們：

「我生日還沒到耶，這時候慶生是哪招啊…」

「隊長，我們知道妳要調走了…所以要趁現在趕快先幫妳過生日，雖然差不到幾天，可是等妳生日的時候，我們就沒辦法幫妳過了啊，不管啦，就是要過生日。」主委說完不停的大笑。

「隊長，隊長，還有這個這個。」眼前遞來了一個大大的禮物盒，盒蓋上是一張學生們去年幫女孩慶生的大合照，打開一看，是一件年班

DOI:10.6814/NCCU202200372

T-shirt，整件衣服空白處前前後後簽滿了全年班學生的姓名。

滿滿的感動讓女孩再也無法克制自己的情緒，又哭又笑的對他/她們說:「齁，搞得這麼讓人感動是要逼死誰啦…這樣子我會更捨不得離開你/妳們啦…」

「隊長，不會啦，妳要相信我們已經長大了，妳看，我們當代理學習幹部的時候，可是獲得好評的耶。」

「對啊對啊，隊長妳不用擔心啦，妳有把我們教好，我們會成為妳的驕傲的，放心。」

看著眼前這群鬼靈精怪的學生們你一言我一句，從讓人覺得頭痛、生氣的屁孩，一路上搓搓捏捏、或管教或教導、亦師亦友的陪伴他/她們，如今已成為在官校裡最意氣風發的四年級學習幹部了，這種感覺就像是媽媽把小孩拉拔成人般的感動。

「好啦，謝謝你/妳們準備的驚喜，雖然我真的很想把大家帶到畢業，但身為軍官的命，沒辦法，只能時間到接受調動的安排。在學校的最後一年，成為正式學習幹部的你/妳們，更要好好的培養及磨練自己，在未來，一定要成為一個很棒的軍官，同學之間更要好好的牽在一起，不管發生什麼事，永遠會是最好的支持及資源。海軍的圈子很小，未來一定會再遇到的，也希望在部隊聽到你/妳們年班的名聲風氣時，都是讓大家有所肯定的，所有人都要好好加油喔，有什麼事需要解惑或提供建議的，還是可以找我。好啦，四年級的日子要好好過喔，這是在學校最忙但也最多深刻記憶的時候了，好好的在最後這一年留下美好的回憶吧。」女孩說完後轉身離開餐廳，心裡原先的不捨已被滿滿的感動取代。

離開海軍官校，回到了陸戰隊的大本營，而「人事行政處」是女孩在中尉時就曾待過的辦公室，一樣的場景，但完全不一樣的人，有種陌生的熟悉感…

接手的業務，是新的領域，所需要了解的規定及作業流程更加的繁瑣，就像先前擔任參謀職務一樣，因為對於業務自我專業性的要求，讓女孩又開始了不停加班熬夜的生活。然而，每天面對的業務，就好像在

DOI:10.6814/NCCU202200372

打遭遇戰一樣，除了不熟悉外，對上、對下、對平行單位所需要的協調繁瑣性，讓女孩著實有些許的招架不住…

但踏進軍旅生涯磨練出的倔強，驅使著女孩更加坦然的面對困難，兩個月過去，雖然對於業務的熟稔度還在繼續摸索中，但對於處理程序的掌握度，已大大的提升不少，那種可以掌握事情的感覺，真的很棒。

每天處理繁瑣的業務，雖然煩躁，但女孩有著事情要做到完美的堅持，更不容許有違反規定的事情發生，但就在某次辦理受訓班隊的呈報作業時，因為報名人數的短缺造成收訓狀況不如預期，雖可達到開班的人數，但長官認為應再多收幾個人參訓，讓施訓有較漂亮的數字成果，因此不斷的施加壓力並欲降低報名標準以多收人員參訓，但這對身為業務承辦人的女孩來說，卻是相當無法接受的，不僅是違反作業規定，更對原先已符合報名資格的人員相當不公平，為了應對這不合理的施壓，女孩更多費了一番功夫將可列入參訓的人員名單做了仔細的分析，從中整理出為何無法再多加人員進入班隊的各項因素。

第一次的施壓，女孩以這份分析資料解釋過關，然而，過沒幾天，第二次的施壓又來，就因為長官覺得要有漂亮的數字才是最好，女孩依舊無法苟同這樣的作法，堅決不願違反規定辦理人員加收事宜，處長拗不過女孩的堅持，只好作罷，然而，又再過了幾天，竟然來了第三次的施壓，女孩依舊堅持著身為承辦人應有的堅持，但或許是處長被長官逼急了，一時間情緒沒有處理妥當，在電話對談中對著女孩破口大罵：「到底是怎樣！？我就必須體諒我的參謀堅持己見！？而我就要不斷的承受長官給的壓力！？那誰要來體諒我！？」

面對業務主管突如而來的情緒轉折，女孩心中震了一下，但依舊克制住自己的情緒，再次對處長說明：「報告，我堅持不該做就是不該做，我是你手下的參謀，你是長官手下的參謀，簡單來說，我們都是長官的參謀，不同的就只是階級的高低而已，而身為參謀的本務就是要提供正確的做法讓長官做定奪，而不是掩蓋事實的真相，讓長官因為不知而做了不適當的決定，長官必須日理萬機，我們身為他的參謀，能為他做到的就是提供正確的建議，讓他能更快且正確、準確的做出決定，而且如

DOI:10.6814/NCCU202200372

果我真的這麼做了，後續如果衍生出什麼不好的後果，上呈公文裡所落下的每一個職官章上的每一個人，都得為這件原本就不應該做的事所負責，軍中不是一直都在推行風險管理嗎，如果能讓事情沒有產生風險的可能性，就不用再大費周章的去研擬後續處置作為了不是嗎？或許我的官階很小，或許我沒有那麼大的權力可以決定什麼，但就我身為負責這項業務的參謀本份來說，我堅持不該做就是不該做，如果您還是決定要違反規定辦理這項業務，很抱歉，那請處長您將我調離這個職務，另請願意的人來做，這種違背我自己良心及參謀道德的事，我辦不到。」

處長氣到大罵髒話後直接掛斷電話，面對這樣的狀況，女孩有那麼些的傻眼…與業務主管的直接衝突，雖然是堅決要做對的事，但還是有一些些的害怕，畢竟這是在軍中，是有著相當明顯階級制度的團體體制，雖說現在已是人性化及透明化管理，但有時把長官惹怒了，其實日子也可能會不好過…

「好吧…都這麼僵了，也只能看後續會怎樣了，熬過這一關，說不定會開創另一番風景吧。」女孩只能這樣默默的安慰自己。

桌上的電話突然響起，女孩嚇了一大跳，看了看是誰打來的，天啊，竟然是處長…雖然很不想面對，但還是緩緩的拿起手機，緩緩的按下通話鍵…

「喂，嘉卉喔，我剛冷靜後想了想，妳說的沒錯，謝謝妳的堅持，也為我剛剛的不理智跟妳說聲抱歉，長官那邊我會盡我的職責去說明清楚的，會把所有的考量因素都說明清楚的，妳就不用擔心會有再下一次了。」話筒那端，傳來的是處長冷靜聲調的話語。

「嗯，喔，好，謝謝處長。」女孩小小聲的回答。

「喔，對了，這還是第一次有人敢這樣跟我對嗆，也是我第一次對女生這麼兇，真是佩服妳。」處長的語氣一轉，邊說邊笑的說。

「呃呃呃，處長，我…我…」女孩不知該是尷尬還是害羞的不知所措。

「哈哈哈，沒事啦，別緊張，我沒有生氣了啦。」處長搭配豪爽的笑聲，邊笑邊說。

DOI:10.6814/NCCU202200372

「處長，我不是要跟你對嗆啦，那是…那是…溝通啦…我只是覺得，做事要堅持做對的，連自己都無法說服自己的事，我真的做不到…」女孩安心後開始再次的表達自己的原則。

「好，我知道，希望妳能繼續保持這種堅持，明天應該還是會來上班吧，應該不會因為跟我『溝通』完就不敢到辦公室了吧。」

「報告處長，不會不敢啦，這真的就只是溝通而已。」女孩不好意思的回答。

「呼。」女孩大呼一口氣，好險真的沒事，好險業務主管最後可以理解女孩的堅持。

經過這次的口語衝突，女孩更加堅決，在軍旅這條路上一定要堅持自己的原則，能力所及之處，更要將這種想法去影響身旁的人，嘴上說要做到這些不難，但實際要做到並堅持下去，其實有一定的難度。

這次的參謀經歷，女孩在努力堅持原則中奮鬥了一年，在對未來的軍旅生涯有更進一步的規劃下，選擇了進入另一階段的軍事學歷進修班隊，而這一段專心當學生的生活，就是現在的進行式了…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第三章　我之所以為我

回顧了這長達十幾年軍旅過程的自己，說真的，若不是因為來讀了研究所，可能對坐在電腦前不停打字的自己，從來沒這麼認真的研究過，若不是因為來讀研究所，也不會去挖掘出內心的自己，而我之所以為我，就是在這一路上不斷的累積經驗，一路上遭遇的各種人事物，都成為助養我成長的養分。

在第二章裡所描述的軍旅生涯看起來或許是那樣的順遂，但曾經，我是個害怕在人前說話的人，對於做出決定是有著相當的困難，然而為什麼能造就現在的我，在這一章裡，將道出那不曾讓大家知道的我，澈底的將真正的我攤在陽光下說。

第一節　人高但膽不大

從小，我的身高就比同學們高上那麼一節，幼稚園時被說是小學生，國小時被說是國中生，青春期時更是猛長了將近十公分，因此總是被認為是個會站在隊伍前領頭的女生，但其實，內心的我也只是個小女孩而已，害怕站在人前說話，害怕成為矚目的焦點，總是希望能待在隊伍之中，安靜默默的做著自己的事就好。

在家族當中，我是這一輩分小孩之中倒數第二小的，十八個小孩之中，只有我自己的親弟弟年紀比我小而已，所以，總是跟在堂哥堂姐屁股之後當個跟屁蟲，或許是這個因素，我也就很少會是能決定事情的那個人，也就不習慣是個領頭發號指揮的人。

所以，身高比其他同學們高，跟我是不是具備領導素質，在我成為職業軍人之前，八竿子都打不著邊。

爸媽期盼我能成為擁有專業才藝的小孩，所以，從幼稚園就開始讓我學音樂、學跳舞；努力完成練習去考試、去檢定，一個人可以單獨完成的，對我來說都不是難事，但遇到需要上台時，如果是團體的合奏或

DOI:10.6814/NCCU202200372

演出，我都還能維持該有的水準完成表演，但若是個人表演項目，完全就是個惡夢，不是忘了東，就是忘了西，不管先前再多次的練習，永遠都是掛一漏萬，無法在舞台上完成個人演出這件事，爸媽已經提醒我要好好改善，不然永遠都會是造成我無法得到比賽好成績的最重大因素。

記得在國小五年級時的一場舞蹈比賽，「單獨站在舞台上演出」這個無法克服的恐懼，依舊讓我參賽的成績不盡理想，而這次的比賽，也成為了我的最後一次舞蹈比賽，因為爸媽他們已經受不了了，他們對於我多年來一直無法克服這個恐懼，也已失去了耐心，語重心長的對我說：「妳跳完這次就不要學了吧，不然都學這麼久了，還沒辦法突破這個問題，到最後也只是徒勞無功而已。」就這樣，我學跳舞的日子就這麼結束了，最大的因素就是「無法獨自一人站在舞台上」。

害怕站在人群面前的恐懼，其實在進了軍校後還是一直存在著，雖然我的身高在群體裡依舊是那特別容易被注意到的，但在面對人群時依舊會是不知所措。然而軍校的養成教育，就是在畢業任官後必須成為一個領導者，我試著嘗試開始挑戰自己，課堂上發言、上台簡報…等，甚至於在選擇學習幹部職務時，硬著頭皮填了「區隊長」職務，畢竟如果自己不願意伸出腳往前跨，那就是永遠在原地踏步而已。而在四年級時由隊職官所指定的學習中隊長職務，對於我來說，除了是驚喜外，其實也是驚嚇，原想說擔任區隊長職務，頂多帶領自己中隊的學弟妹而已，最多也不超過百人，沒想到職務公布後，竟然是必須站在全學生總隊面前發號口令的學習中隊長。

接下學習中隊長職務後，開始利用課餘空檔時間，不停的練習發號口令的方式，學校裡諾大的操場、學生餐廳後側的籃球場，都可以聽見那唯一一個正在大聲重複喊著口令的女生聲音，那就是我。除了口令的練習，在輪值學習總隊理事官時，總是先在筆記本上詳細的寫下每一項要宣布的事項，並小聲的默念過幾次，確認語意能清楚明瞭的表達後，才敢向大家宣布。一次又一次站在人群前的經驗，開始慢慢累積了一些膽，發號口令已經隨「口」可得，宣布事項可以簡略寫下重點就能完整

DOI:10.6814/NCCU202200372

表達，看來，在突破自我的設限後，膽量是可以經由壓力跟練習而來的。

畢業任官後的領導職務，排長、區隊長、連長以及中隊長，在這十幾年來的膽量積累下來後，站在人群面前說話時已不再懼怕，對於偶有涉略的話題時，更能侃侃而談。或許現在站在大家面前的我，能夠看起來淡然不緊張，但這其中跨越心理障礙的過程，其實也是跨出了很大一步才有的。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第二節　隱藏在心的叛逆

青春期的叛逆，通常在國中時期開始慢慢萌芽，但從小的家教甚嚴，其實並沒有讓我有太多時候可以有這些恣意的叛逆，最多也只是在大家流行在制服裙子裡穿著運動短褲，到校後變裝成上制服下運動褲，或是要求要穿過踝襪時，總抓著那最最靠近腳踝上緣的臨界線，其實也不是太短的短襪，在高中求學階段結束前，在我身上能看到的青春期叛逆，就僅僅如此而已。

在知道大學時期可以選擇到外縣市讀書時，第一個想法就是「我要離開家裡！！！」因此，在拿到熱騰騰的大學招生簡章時，除了翻找自己想讀什麼科系時，更重要的是要看那間大學在什麼地方，隱藏在心中那蠢蠢欲動的叛逆感，似乎正在偷偷的繼續滋長。

學測成績出來後，開始填報申請入學的學校系所，不是往北就是往南，想遠遠的遠離這生活了十八年的中部地區。認真的準備各項申請入學的書面資料，跑北跑南的口試，雖然忙得不可開交，但內心的雀躍遠遠大於眼前的忙碌，而同時，高中的教官們也在對我們實施軍校招生，軍校的所在位置不是在北就是在南，因此，沒有想太多就跟著填了軍校申請入學的報名表，心想：「反正都是可以離開家裡，都一樣」。

隱藏在內心的叛逆，開始影響了我的想法，再加上身高優勢，發現自己產生出一種「女生不一定是弱者，除了生理構造不同外，很多事男生可以做得到，女生也可以」的想法，而這股想法，在參加軍校面試時，也成為我回答面試官「妳為什麼想要來讀軍校？」的最肯定答案。

這隱藏著的叛逆，成為我開始蛻變的小小種子。

也或許就是這股不服輸的叛逆，讓我在進入軍校後開始有著更多的想法，在畢業任官後，遇見不合理的事，更會想著要打破舊有的潛規則，或許會有人認為「為什麼要跟大家不一樣呢？」「為什麼不要長官想怎樣就怎樣呢？」「妳這樣子做不就是在挑戰長官嗎？」

其實並不然。

DOI:10.6814/NCCU202200372

隨著時代的變遷，軍隊中開始變得更為透明化，很多事物在過去較封閉制度下可以運作的，在現今的部隊中已不再適用。有些人因害怕會忤逆長官而選擇墨守陳規，有些人因不願苟同而在服役期限一到就選擇退伍，但這些作法其實並無法真正的讓部隊變得更好。

存在在我心中的叛逆，或許在一開始是單純的想離開家庭管教的束縛，但在歷經十幾年的軍旅生涯後，已轉變為要把事情做對的叛逆，想將軍校或部隊中不適合繼續再傳承下去的陋習，在自己能力可及之處做出改變。或許能改變的程度及速度無法相當廣泛與快速，但這種信念堅持下去，只要能影響一個人願意做出改變，這股叛逆，將會成為改變舊有陋習的一股力量。

我從不後悔自己的叛逆，在過去，曾是年少不懂事的叛逆，在現在及未來，會是支持我不願苟同的叛逆。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第三節　壓抑後的爆發

因為一句「我覺得男生可以做到的，女生也一樣可以做到，甚至做的更好」，是的，我收到了海軍軍官學校的錄取通知書，而在確定錄取後，我沒有絲毫的猶豫就前往教務處將指考的報名費申請退費了，就這麼毅然決然的決定要前往南台灣就讀。

對於軍校沒有任何概念，就這樣帶著一股往前進的衝勁踏進軍校，傳聞在整整兩個月無法休假的入伍訓日子中，大多數的人會哭著打電話回家，但或許是因為這是自己所選擇的，兩個月裡，就算再累再苦，我從沒留下一滴淚過，就算操練到全身傷，也沒有逃避過訓練，因為，我是認真想要證明自己是可以做到的，而不只是單純因為內心隱藏的叛逆而做出的選擇。

撐過了入伍訓回到海軍官校，面對迎面而來更多的考驗，其實我並不怕，因為既然選擇了，咬著牙也要撐過去，新生隊時期的苦是培養我們成為一個海軍官校學生的基礎，那種必須經歷的累與苦，無可厚非。

新生們在接受基本訓練時是集中在同一棟建築物裡住宿，避免有其他非新生隊學習幹部的學長姐們，假借糾正教導之名，實行惡搞之實。當時的軍中申訴制度尚不完備，並沒有像現在已廣為人知的「1985 申訴專線」，所以在檯面上明文規定不能有不當管教，但其實在暗地裡，還是不停的有這些事在發生…

女生在海軍官校的數量占極少數，男女比例不到百分之十，而且都集中住宿在相同的地方管理，就不會有以上明顯分隔住宿區的情形，所以就算有著新生隊保護傘的限制，高年級的學姐們還是會在住宿區裡偷偷的介入管教。

新生隊結束後，打散了一年級同住一間寢室的規則，寢室裡會有各年級同住一起，而寢室的說法我們通常都會稱為「家」，意味著就是不管在寢室外遭遇到多大的責難，回到寢室關起門後就是一種可以完全放鬆的狀態，寢室裡的學姐們就像是自己的姐姐一樣，除了不會糾正及處罰妳之外，還可以聽妳訴苦、陪妳一起咒罵哪個討人厭的學長或學姐，就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像是個避風港，所以就算再苦再累，至少可以忍住，因為還有個像「家」的寢室存在著。

因為四年級的學姐人很少而且都是擔任較高階層的學習幹部，所以我的「家」中最高年級為三年級學姐，但，不知是預先安排或是什麼因素，那三年級的學姐，就是從我還在新生隊就一直對我虎視眈眈，想要出手「處理」我的學姐（以下就以 A 學姐來稱呼她）。完成寢室搬遷後，二年級學姐偷偷告訴我，自己要小心，因為 A 學姐可能會對我「比較兇一點」，剛離開新生隊保護傘，對於「家」擁有美好憧憬的我，頓時迷惘害怕起來…

軍校裡物必有定位，尤其是寢室內務的檢查更是嚴格，而為了要避免因為內務檢查未達標準被計點扣分，所以其實都利用夜間就寢後至起床前的時間，抽出空閒時間整理，在新生隊期間，因為怕新生們睡眠不足，所以有明確律定不准提前起床整理內務，而這樣的規定，到了老生隊時就有較彈性的空間，只要在起床時間前不要離開寢室，在不影響其他人休息狀況下，提早起床整理內務，「家」中的學姐們都不會有所限制的，有些學姐還會提供一些小技巧幫忙。

但上述的一切，就在我搬進「家」中的隔天完全幻滅，原計畫好在起床時間前十分鐘提早起床整理內務，就在鬧鐘響起後睜開眼睛坐起身來，赫然發現，A 學姐竟然站在床尾盯著我，默默的對我說：「是誰告訴妳可以提早起床的？是誰允許妳可以提早起床的？起床時間還沒到，妳不准起來，聽到沒。」

「是」，應聲後默默躺下的我，眼角餘光偷看著正在整理內務的二年級學姐，她們眼神中透露出無奈，示意我「我們幫不了妳，只能這樣」。

規劃好的作息流程完全被打亂，起床的廣播聲響起，從床上鋪快速爬下的我，匆忙的折棉被、匆忙的穿上鞋襪、匆忙的盥洗、匆忙的趕去早點名集合場，早點名、晨操、室外環境打掃、吃早餐，晨間行程結束後回到「家」，看著床鋪上被掀亂的一坨棉被，衝到佈告欄前看了內務評分表，果然慘不忍睹，但也沒太多時間可以再做整理，因為在上教室前還必須由一年級完成住宿區浴廁清潔及所有公共區域的水電管制，然後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再換裝至教室區就位，以至於那坨棉被，就只能讓它以完全沒有標準可言的樣子堆疊在床上了。

中午回到寢室，看見我那棉被又再次以「坨」的方式出現，滿滿的無奈感壓過了我想睡的意念，只能默默的折起我的棉被，還只能以非常緩慢且安靜的方式進行，因為學姐們都已經在休息了，把她們吵醒的話，實在是一件不明智的事…午休時間就在緩慢折棉被當中快速的流逝而過，起床廣播聲一響，一年級們又得到處衝來衝去，忙這忙那，再提起書包衝上教室，此時，才突然發覺新生隊的好，老生隊所謂的自由，充其量也只是少了一些必須被管制帶隊的時刻而已。

「家」中 A 學姐的對待，原以為只是單純因為一年級們剛到老生隊，所以才會再這麼的要求，但問過了其它同學後，發現只有我是這樣子的被對待，難過之餘，讓我對於「回到寢室」開始出現厭惡感，下課後回到住宿區時，若非換裝或夜間就寢的必要，我不願進到自己的「家」，大多時間都選擇待在書房裡，至少，不用去面對 A 學姐…

沒有自「家」的溫暖，每一天都覺得度日如年，支撐著我繼續待在學校裡的，只有不願服輸的那股心中的叛逆感。

四年級的學長姐出國敦睦遠航後，就由 A 學姐的年班擔任代理學習幹部，因此在校學生們都重新再分配了一次寢室，A 學姐因為擔任代理學習區隊部而不再與其他年級同住，原以為這樣子，我終於有個可以回的「家」，孰不知，這才是真正噩夢的開始…

擔任代理學習區隊部後，也就代表 A 學姐手中握有更大的管理權，也因為她不再是我「家」學姐，所以就更公開性的針對我了，不管做什麼、怎麼做都不對，做錯一件事被糾正後產生的處分，可以不斷的無性繁衍出來，犯了跟同學一樣的錯，我就被放大看待，處分不停的累積，多到我根本就處理不完，多到我整整一個月完全沒踏出過校門一次（當時的休假方式是，如果有未處理完的處分，六日就不能出校休假），多到後來進而衍生出學長姐們對我冠上「就是個不服管教的傢伙」的想法，但老天啊，當時的我真的不懂為什麼會如此，為什麼 A 學姐要如此對我…

每天夜間就寢時間後的十點至十二點，是可以在書房夜間自習的時

DOI:10.6814/NCCU202200372

間，但我真正在書房裡讀書寫作業的時間，根本寥寥無幾，因為常常在就寢時間來臨之前，我就被「釘[30]」在 A 學姐的書房裡，書房裡全都是 A 學姐同年班的學姐們，當 A 學姐在責罵我處罰我時，其他的學姐偶會一起幫腔外，更多的是做自己的事，漠視這一切…猶記那時的處罰方式，就是在立正、蹲下、臥倒（就是伏地挺身的預備姿勢）、以 30 下為一個基數的伏地挺身以及起立中不斷的循環，整個夜間自習時間裡，至少都是上百下的伏地挺身，而離開學姐書房的時間，一定會是在十二點之前，因為規定所有學生們在十二點過後就必須停止活動，就寢完畢。

夜間自習時間的「體能活動」次數，一週裡少則兩天，多則每天都有，有時只有我自己一個，有時學姐會以連坐法的方式，要全部的女生同學們一起受罰。長期的「夜間體能活動」下來，造成我晚上無法好好休息外，白天上課時間時也會因為太累或是想著要怎麼運用課餘時間去處理我的處分，變成上課都在打瞌睡或是根本沒有心思去聽課，惡性循環下來，我的期中、期末考試幾乎沒有及格的科目。

課業的壓力，再加上生活管理的壓力，壓得我快要喘不過氣…

終於，就在某次的「夜間體能活動」中，在報備上廁所後得以短暫離開學姐書房，此時積累在心中的巨大壓力，已經超越了可以忍受的臨界值，是的，「自殺」的念頭進入了我的腦中，而且正以超乎我想像的速度不斷擴大，「對，如果我死了，這一切就可以結束」、「如果我死了，其他同學也就不會被我連累了」、「如果我死了，就沒有這些痛苦了」，極負面的想法滿滿的充斥在我腦中，從廁所出來的我，走在黑暗的走廊上，已彷彿是沒有意識的行屍走肉在前進…

但不知哪來的求生意志，將我的身體帶往寢室，拿起手機，撥通爸爸的電話號碼，在聽到那熟悉的「喂」聲後，瞬間將我的意識拉回來，崩潰大哭的我，不斷的重複說著：

「爸爸，你來救我好嗎，你來救我好嗎…」

很少這麼強烈表達情緒的我，從來沒有這樣對家人哭著的我，在接

[30] 釘：意指被管制在某處不得離開，就像鐵釘釘在木板上。

DOI:10.6814/NCCU202200372

近深夜時打了這通電話回家，壓抑已久的壓力在那一刻完全爆發出來…崩潰大哭的我已聽不清話筒那端的爸爸說了什麼，只依稀記得好像有著「好，我知道，我知道了，妳先冷靜下來」之類的話，其他有說了些什麼，對情緒已無法克制的我來說，已經沒有太多印象了…

壓抑已久的情緒得到宣洩的出口，無法停止哭泣的我，在爸爸不斷提醒要我冷靜，並說他明天一定會處理這件事的通話中，我人累心也累的邊哭邊聽電話，默默的睡著了…

或許是因為離開學姐的書房已過了一段時間還沒回去，通話過程中，寢室房門曾被打開，有個人探頭進來看了看，發現我正在邊哭邊講電話後，默默的關上門離開，那時的我已不管進來的是誰，是不是要去跟A 學姐說我沒回去學姐書房是因為跑回寢室講電話，對我來說，那都不重要…

隔天一早，生理時鐘已有定數的在起床廣播前將我的身體喚醒，起床、折棉被、穿鞋襪、盥洗、集合，沒有經過太多思考的做完這些事，腦袋及身體像被掏空般，彷彿是已被設定好依時間做每一件事的機器人一樣，沒有任何情緒起伏的做每一件事。

腦袋似乎沒有在運轉，整個人就像個空軀殼般的過了一整天，整個人呈現大放空狀態，但奇妙的是，今天我的周圍似乎特別的安靜，A 學姐今天沒有出現在我周遭，連她的一點聲音都沒聽到，跟她同一間書房的學姐們也都沒有出現，唯一來找我的，就只有當初在新生隊時負責帶領我們的學姐。她拿著我的懲處紀錄表，開始在平常日的課餘時間裡安排我做各種勤務—打掃這裡、整理那裡…每完成一項，就幫我劃掉一項懲處，前前後後大約用了將近快一個月的時間，我那累積了破百項的懲處紀錄，終於歸零。

回看這些，當下的我，根本就無法聯想到這就是所謂的「校園霸凌」，在回顧文獻時才發現到，其實「校園霸凌」的探討已經存在了非常久，由 Olweus（1993）所提出的，即簡單扼要的說明「校園霸凌」係指「一個學生長期且重複的處於一個或多個學生的負面行為中」，而在此一定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義所強調之處在於：霸凌為有意且長期的負面或侵犯行為，其造成之原因亦與學生間的權力不平等有相關聯性；而在校園霸凌的研究中，肢體霸凌因外顯狀態上較為明顯，是最易被發現與重視的，然而言語及關係霸凌，卻是最常見的霸凌型態（Carbone-Lopez, Esbensen, & Brick，2010），更是女性間最常呈現之霸凌方式（Carbone-Lopez et al., 2010；Vieno, Gini, & Santinello，2011）。

但或許因為我是在軍校裡，認為被這樣子的對待會是正常的狀況；對「校園霸凌」的無意識感，以至於沒有在應當適時尋求幫助時告訴他人，導致在當時將自己逼進了一個死胡同中…

正因為這樣的自身經驗，對於回到官校接任中隊長及在部隊中擔任領導職時，都會更特別的去注意是否有這樣的狀況，正常且合理的訓練，是養成抗壓性的必經過程，但我不希望有因為錯誤的管教模式，造成悲劇產生的任何可能性，那是大家不樂見，後果亦是沒有人能承擔起的。

受到創傷後的復原能力，每個人都會有所不同，除了自我的復原外，有時候一個小小的鼓勵，或是將你拉出深淵的一雙手，都會是一股強大的助力。復原後所造就的堅強內心，不僅是讓自己可以去面對更多的挑戰及困境，更可以成為別人的太陽。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第四節　再一次是重新塑造嗎

上一節說到的學業成績一團糟，迫使我被留級了，這就意味著，必須再一次的回到新生隊，不過與剛進校的新生不同，因為已經在校生活了一年，基本的官校生素養已經養成，對於學校裡的各項規矩及作息都已經相當熟悉，也就是已經適應了這學校的一切。所以在很多時候，留級下來的「老生」是不用跟著新生隊伍的，而且還是學習幹部們得力的小幫手，因此通常都會跟新生隊的學習幹部們有很好的互動關係，但不知是否是命運的安排，在再一次的新生隊裡，負責帶領女新生的竟然是A學姐。

原以為因為「老生」的身份，會讓A學姐的對待方式較為和緩一些，殊不知是為何的堅持，學姐以「要讓我重新的再塑造成為一個好學妹」的理由，要求我必須與新生的各項規範及行為都要相同，而這樣的作法對我來說，說實在的，也就僅僅是一種規範上的限制而已。

「重新的塑造，真正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將每一個人形塑成相同的樣子，沒有自己的思維，這樣子真的能成為一個好軍官嗎？」

歷經過在官校一年的我，對於再當一次新生，再當一次一年級，其實並沒有什麼怨言，但也因為多了這一年在官校的生活，讓我對於成為一個領導者有著更多的想法，A 學姐的對待方式，對我來說，已不再是一種壓迫，而是一種借鏡，看著她所做的一切，讓我從再一次的新生隊生活裡，找到了自我，並奠定了往後對待他人最基本的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再一次的新生隊生活，過得比我想像的還要快很多，或許是因為已經知道會發生哪些事，遇到什麼樣的狀況會知道該用什麼樣的方法來面對及解決。再一次的新生隊生活，對我來說，已不是單純的打破自我重新塑造，而是確切的奠定個人風格的開始。

人的一生中總是會遭遇各種不同的變化，每個人的適應狀況也不會

DOI:10.6814/NCCU202200372

是相同的。個人面對新環境的狀態，在多次的積累後，內心的韌性會變得更加強大，適應的狀態及速度會更為快一些。除了個人特質外，家庭及社會環境資源對於建構復原力亦有許多幫助，透過文字、面對面或是任何形式的溝通管道，將自我感受表達出來，和能提供幫助的他人建立關係，藉以適時的能獲得外來支持；而若能懂得與社會互動，透過聯繫管道將困境告訴家人、朋友或其他可提供幫助的人，將能了解還有很多願意傾聽及關心的人存在並提供協助，亦能讓個體學習到如何發揮同理心與關心他人，從幫助他人的機會中，進而提升自己的自尊，更利於復原力[31]的建構（曾文志，2005）。

軍官的職務調任，會在領導職及參謀職交替中派任，或許會在相同領域中輪轉，或許每一次都會是新挑戰，但心中的初衷，必須好好的穩定及守護住。個人風格的養成，並不是一瞬間就會完備存在，就以我來說，也是從進軍校開始到現在，一路上看到遇到的各種形形色色，從中去學習並內化而成的。以牙還牙或是同流合汙，是最不用多做思考去得到的，但若人生及軍旅生涯僅歸於此，那不就是太浪費了嗎？

[31] 復原力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其架構建立在於兩個評判標準：第一，個體經歷重大逆境、危機、壓力或創傷；第二，個體適應結果良好，呈現正向適應結果、沒有負向適應問題或心理徵狀。而除了依上述兩項指標辨識出個體是否具有復原力外，針對經歷逆境之個體，檢視其心理特質、家庭或環境社會，將其具有正向效果的心理社會資源界定為保護因子，將有助於解釋在逆境下人類之適應情況，同時對於預防與介入亦有重要的應用價值（曾文志，2005）。Waller（2001）指出，自我復原力（ego-resilience）是指個體快速恢復的能力、適應力、還原力等，亦即在變動情境中的正向適應力；也就是當面對困難或逆境時所產生出的適應能力，藉以降低其所帶來的損害，並從過程當中學習及增強自我的能量，以面對及因應未來的挑戰。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第五節　最真正的坦然面對

那一夜的求救電話後，一直到書寫論文的現在，長達將近十八年的時間裡，或許是想刻意的忘掉那一段痛苦的過去，我從沒真正的去了解是什麼樣的原因造就了現在的我。

就讀海軍官校被留級不是什麼大新聞，但女生被留級卻似乎沒有，面對「留級」這件事，我總是開玩笑的解釋說：「因為我愛這個學校，所以想要多讀一年，可以多看這個學校一年，而且這樣很棒啊，我會有兩個年班的同學耶」，這些我都可以不在意的邊笑邊說，但真正的原因，其實一直都藏在我心中深處…

在嘗試挖掘出內心深處自我的過程，讓我的書寫一度變得極為緩慢，甚至是到了停滯不前的狀態，因為軍校的養成教育，就刻板印象來說，有著打罵教育或是學長學弟制的管教模式，都被認為是合理的[32]，在軍隊裡有句話常聽到：「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所以，要揭露出那藏在我心中的秘密，以我的身分說出來，會覺得是一種無稽之談…

雖然已下定決心要將刻意隱藏的痛挖出來說，但在敲鍵盤的時候卻讓我煩惱不已，因為每往下一層去挖掘，抗拒的感受就越來越大，這樣的反彈感，大到讓我想要求助於擁有心輔專業技能的學長，想藉助他的專業，看是否能讓我突破自己的心房，將這段深埋在心中不願透露的過去，能夠真實的呈現出來…

前前後後停了將近快要兩個月的時間，一直到修完「質性研究方法」的課後，不知為何，心中竟產生出一股勇氣，不斷的鼓勵我一定要打開自己的心房，不然再怎麼寫，也就只是寫出了外表看得見的光鮮亮麗，那內心的黑暗過去、蛻變及堅持，就只能繼續埋藏在我心中而已。

下定決心後的再次與梅君老師面談，我大膽提出自己的想法，敘說

[32] 鄧宜男（2000）指出，軍校生與一般大學生在各項生活管理與規定上都有明顯的不同，規律的團體生活要求、密切的學長學弟制、嚴格的軍事訓練、團體表現重於個人成就的價值觀等，均是一般大學生所不會面對到的。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的同時，情緒無法克制的哭了，那種哭不是委屈不是難過不是痛苦，而是一種終於打開深藏心中那道厚重大鎖的解脫，一種雖然呈現出內心的赤裸但卻是無比輕鬆的解脫，而這份解脫在瞬間化成了我繼續書寫的動力，我決定要真正的面對自己，把這一切大聲的說出來。

書寫的速度開始加速，自我內心的敘說已不夠完整我曾經的過往，我開始去尋找那段時間裡在我身旁的人，期望藉由從他/她們角度所看到、所知道的我，幫助我去建構出過去那段痛苦日子的全貌。

過去的以往，將不再是綑綁我內心的重重束縛，或許陰暗，或許不堪，但那都是真真確確記錄著我成長的一切，也就是這些過去，成為內心世界溫柔但堅強的我。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第四章　看見自己看見愛

踏出心中厚重大門後的我，開始去挖掘出刻意被自己遺忘的那段過去，開始去尋找可能會知道我當時狀況的人，藉以拼湊出那造就「現在的我」的每一項重要的人、事、物。

第一節　謝謝爸媽我愛你們

從小家教甚嚴的我，與爸媽的相處關係，其實是有著一段心理上的距離，並不是有家庭暴力的那種懼怕，而是少了一種親密感。曾經有一段時間都好羨慕可以跟自己爸媽像朋友或是兄弟姊妹那樣相處的同學，覺得他們的爸媽怎麼那麼好，怎麼可以任何事情都能一起分享一起討論，然後我的爸媽卻這麼可怕…甚至有時候犯錯時會被罵說「為什麼做之前都不先講先討論」，親愛的爸媽，真的很抱歉，那時候的我真的不敢。

迫不及待可以離開家中管束的時刻，我快步的往前奔跑，開心的大口呼吸著沒有爸媽所在的外地生活。或許是早已習慣沒有太多的互動，亦或是想證明自己已經長大，不再需要他們擔心，從踏進軍校後，都選擇報喜不報憂，很少會主動分享在軍校裡的點點滴滴。不過，那時候萬念俱灰的我，卻在最關鍵時刻選擇了打電話回家。

那一夜後的十八年來，我們從來沒有談論過這件事，連一點零碎片段都沒有，不知是不想再去提起，或是爸媽覺得幫小孩解決事情就是那麼的理所當然，不足以掛在嘴邊說。所以，當我決定要問他們有關於這件事的當時狀況時，其實真不知該怎麼問起…

在某次休假返家的夜晚，茶餘飯後的閒聊，我尷尬的突來一筆開啟了這個話題：

「誒，爸，你還記得我當初在官校一年級的某一天晚上，突然哭著打電話回家那一次嗎？」

「喔，記得啊，怎麼嗎？」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喔，沒有啦，就想問問你那天接到電話的時候有嚇到嗎？」

「喔，有啊，當下就想說『慘了，一定出大事了』，因為妳從來就沒有在我們面前這樣大哭過，而且還一直說『爸爸快來救我』。我跟妳媽說『女兒在官校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但感覺很嚴重，妳有沒有她長官的電話，看能不能知道是發生什麼事了』。隔天我們還去找了那個政戰的誰誰誰去幫忙了解，然後還做了準備，如果學校的處置沒有把事情處理好，我們就要直接去學校好好瞭解了。」

「喔…這樣喔，好。」

「對啊，喔，對了，妳媽後來還有去找那個學姐。」

「找學姐！？」我疑惑的轉頭看向正在吃著水果的媽媽。

「對啊，去找她啊，想說從一個媽媽的角度去瞭解，問說為什麼要這樣對妳？結果妳知道學姐怎麼說嗎？她說因為她在低年級的時候也這樣被對待，她跟她媽媽說，然後她媽媽就跟她說『妳以後變成學姐之後，就再這樣對學妹就好』。」

爸媽輕描淡寫的說，但我心中卻很震撼，一方面是訝異他們怎麼能還記得這麼清楚，一方面是感動，就算從小到大彼此間沒有太多的親密，卻是在我最孤苦無助時，成為那拯救我，最重要的兩雙手。

還記得某次看電視轉台時，剛好轉到了「莒光園地」的假日重播，爸爸笑著說：

「妳知道我們家每個禮拜都在收看莒光園地嗎？」

「蛤？是因為你當過兵所以習慣要看喔？」

「才不是咧，我當兵看了好幾年，早就看膩了，才沒那興趣每個禮拜看莒光園地。是妳媽媽啦，她從妳進軍校開始，每個禮拜都看，禮拜四下午沒看到，禮拜六早上還要看重播的咧。」

我所以為不甚親密的親子關係，其實爸媽都是默默用他們的方式在關心著我，守護著我。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在真正決定要揭露那隱藏在內心深處的傷，開始去探尋自我後，才赫然發現，十八年前幫助我跨過難關的，是從小家教甚嚴所培養出的「堅強」，以及我一直以為感受不到的「愛」，這些沒有實際型態存在的，原來是爸媽給予我成長茁壯最強大的養分。

要當面對他們說出我愛你/妳，我真的彆扭到說不出口，所以在這文字的世界裡，我要發自內心的對他們說一萬次：「謝謝爸媽，我愛你們！」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第二節　謝謝「雲林學長」

在踏進海軍官校報到後的那週適應週，是我們俗稱的「天使週」，因為每個學長姐都會非常溫柔的對待大家。入伍訓前一晚是電影欣賞時間，看的是什麼電影，現在也想不起來了，看著看著，突然有個學長出現在我旁邊，問說：

「誒，妳是不是雲林人啊？」

「喔，對啊，學長怎麼了嗎？」

「沒有啦，我也是雲林人喔。」

「哇，這麼巧，有同鄉的在，突然覺得海軍官校不可怕了。」

「哈哈哈，那妳去入伍訓要加油喔，我在學校等妳回來喔。」

「好的，學長，沒問題的。」

隔天就去入伍訓了，這個學長（就稱他為「雲林學長」好了）的鼓勵就一直放在我心中，雖然只是個看似不起眼的鼓勵，但對那時的我來說，就像一股在家鄉等待遊子歸返的暖流一樣。

在第一次的新生隊時期，我的分隊長是個學長，聲音跟「雲林學長」超像，但囿於對學長姐的敬畏，根本就不敢去問是不是同一個人，一直到了新生隊生活即將結束的時候，在一個很輕鬆的氣氛下，我終於鼓起勇氣問了我的分隊長學長：

「學長，那個…我想問你一件事，你知不知道新生隊裡哪一個學長是雲林人啊？」

「喔，就只有我啊，幹嘛？」

「喔，那…學長，你有沒有印象在我們來報到的天使週，有一天晚上是看電影，然後你有跟一個女新生說過『我在學校等妳回來』？」

「有啊，就是我說的啊，那個女新生就是妳啊。」

「誒誒誒誒誒，學長真的是你喔！！！你知道我找這個學長找好久了嗎！！！」

「有這麼誇張嗎！？那找我要幹嘛啊？」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很重要！學長你知道那時候你說的『我在學校等妳回來』，是支撐我一定要回來海軍官校的動力嗎？那是一種家中有人在等你回家的感覺耶！所以不管入伍訓再怎麼苦，我都堅持一定要回到海軍官校！」

「哈哈哈，好啦，那妳到老生隊要繼續加油喔。」

「好的，學長，沒問題的。」

可以找到當初給我小小鼓勵的「雲林學長」，對我來說，是讓我一直都相信，在必須嚴格管理的軍校裡，還是會有能讓人懷抱愛與希望的溫暖力量。這股力量，在我身為領導者後，我選擇讓它繼續溫暖下去，或許在部隊裡依舊必須有著不可去除的軍事管理模式，或許這股力量沒有太陽般的耀眼熱情，但這股能留在心裡的暖暖，是可以幻化成巨大動力的。

書寫論文的此刻，雖然「雲林學長」早已離開職業軍人這份職業，也不知道何時才能再與他相見，但我想藉由可保存下來的文字告訴他：「謝謝你，『雲林學長』。」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第三節　謝謝那些學姐們

看見這個小節標題，或許會有人覺得我是不是寫錯了，但請相信自己的眼睛，沒錯，我說的就是「謝謝」。

說實在話，在被霸凌的那些過去當下，在我的心中就只有「痛苦」、「討厭」、「恨」這些負面的字眼。除了霸凌者的情緒化對待讓人痛苦外，旁觀者的冷眼對待，亦是一種霸凌的加乘效果。我不敢奢求在相同空間裡的學姐們會去制止A學姐的行為，但無視一切的視若無睹，是加速壓倒當時我對於軍校生活絕望的最後一根稻草。

她們，對當時的我而言，「學姐」二字，就僅僅只是在軍校規範中的一種稱呼罷了，在我的心中，「她們」，就只是單純的她們而已。

跨過那道難關的我，開始去思考，未來，當學弟妹們稱呼我為學姐時，我該是個什麼樣子的學姐。是以權力迫使他/她們臣服的學姐？還是能讓他/她們打從心裡信服的學姐？思考的過程中，那段我刻意隱藏住的痛苦記憶，猛然的灌進腦中，那痛苦的感受，彷彿又再次出現，強迫自己斷開這些思緒，毅然決然的選擇了後者，更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信念深植在我的心中。

現在的我，回首去看那些曾經，對於她們，我的心中其實早已沒有恨，相對的，我是帶著感謝的心去看待這一切。或許有人會認為我是以諷刺的心態在表達我的感謝，但並不是，我感謝的是她們讓我歷經過痛苦的那一段，沒有那些痛苦，可能也就不會有蛻變的我，沒有那些痛苦，可能也就不會讓我對於擁有正向的思考及保有良善溫暖的心，有著這麼長久的堅持。

好的領導者值得學習，不好的領導者值得借鏡。領導風格的養成，有著各式各樣的過程，沒有人說什麼樣子的領導，才是真正的對。也正是如此，內含著她們的那一段痛苦過去，其實是塑造及增進我內心強壯的一份特別的養分，因此，我想說：「學姐，謝謝妳們。」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第四節　謝謝每一個階段的自己

要探究自己，聽起來說起來似乎有點容易，但實際去做，會發現其實有著很多必須花費時間及力氣去跨過的檻。

小時候，是站上舞台無法自在的檻。

國、高中時期，是對未來沒有頭緒的檻。

軍校時期，是面對學姐們霸凌的檻。

任官後到現在，是長官不甚合理要求的檻。

這一路上種種的一切，有成功跨過的，也有以失敗落幕的，但每一段過去，都是造就了「現在的我」的重要過程，有笑有淚有苦有痛，積累起來，成為了滋養我內心茁壯的沃土。

「自己選擇的路，跪者也要走完」，很多鼓勵大家擁有正向思考的書籍或是文章裡都常出現這句話，或許看起來像是句口號，但其最實質的意義是要培養自己具有責任心，對人負責，對事負責，對物負責，最重要的是要對自己的內心負責。

選擇踏上軍旅之路，就算再苦再累，我從沒後悔過。

謝謝在歷經困境時，潛意識的自己，還是救了自己一把。

謝謝在遇見每一次的難題時，自己沒有輕易放棄，並都能堅持將事情做對。

謝謝在走過這十幾年軍旅生涯後的自己，還能保持初心。

謝謝在電腦前敲打鍵盤的自己，勇敢的打開心房，去探討那隱藏已久的過去。

雖然這樣子說有一點奇妙，但我還是想對自己說:「謝謝妳，郭嘉卉。」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第五節　給親愛的你以及妳

眼睛長在前方，人要往前看，腳尖朝向前，人要向前邁進，這都是人體生理構造引領心理要保持前進的意象，但向前的同時，務必要能回首去看看過去的自己。

寫出我的故事，並不是要宣揚我是個多厲害多成功的人，而是想要告訴也許正身陷在與我所曾經歷過的困境的你/妳，當下也許沮喪、難過，甚至是絕望，覺得每個人根本就不懂你/妳的痛苦，只會對你/妳說「加油」而已…

親愛的，在遭遇這些困境時會產生的感受並不需要去忽視，或許會想刻意隱藏或是遺忘，那都沒關係，最重要的是千萬不要放棄自己。也許在某一天，當你/妳願意去開啟那道心中厚重大鎖時，會發現造就堅強自我的，就是那一些你/妳曾經刻意隱藏或遺忘的過往。

那個曾經害怕站在大家面前的，是我；那個曾經不知如何自己做決定的，是我；那個曾經倍受霸凌差點丟失自己的，是我；那個曾經面對長官施壓卻仍然要堅持做對的事的，是我；所有的我，積累造就了「現在的我」，過去的那些種種，酸甜苦辣全都有，但都沒有將我擊倒，而是成為滋養我茁長的養分，現在，我可以很驕傲的大聲說出：「我是一名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的少校女軍官！」

如果準備好了，不要害怕突破

勇敢的蛻變，成為那真正的你/妳

就像我一樣，一定可以的

「永遠忠誠」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第五章　我有一個夢

曾經，我可能在還沒成為一個真正的軍人就不在這世界了，但現在成為了肩掛少校的職業軍人，或許是存在著一些使命吧。

軍事院校，是培養國軍幹部的搖籃，各校裡仍存在著軍種特性的「傳統」必須延續下去，對於身為軍人的信念是不可抹滅的，然而，過去不明就裡、一味認為「正確」的管教模式，應好好的被檢視及調整。雖然現今的資訊流通已較以往快速及透明化，但學長學弟制仍是軍校生們傳承、養成的最大來源，學長姐們怎麼做，學弟妹們就會怎麼學，就好像牙牙學語的孩子一樣。

或許會說進軍校時都已是年滿十八歲的合法成年人了，性格及待人處事模式都大已成定局，在軍校的四年時間中怎麼能蛻變成一個正直不阿且滿懷同理心的軍官幹部呢？其實說實在的，當然是沒辦法完全的改變任何一個人，但身教的重要性在此就凸顯出來了。

就以我最熟悉的海軍官校來說，軍官班隊的中隊長都是少校階級，士官班隊的中隊長都是士官長階級，在部隊的歷練至少都有八年，甚至更久；或許每位隊職幹部有自己獨特的領導統御模式，但平時的一言一行對學生們來說，就是最直接的教育，因此，回校擔任隊職幹部的人就相當重要，個人品德以及對待下屬的關懷與同理心，都應視為是否適任的考量重點。

現在的軍校生活模式與當初身為軍校生已大不相同，雖然學生群體裡依舊是以學生擔任學習幹部為領導主體去運作，但隊職幹部的參與度已大幅提升，不再像以前幾乎都是由學習幹部們隻手遮天，而隊職幹部更應是一個從旁觀察、從旁教導的角色去引導學生們培養其領導風範，在確實了解每一位學生的性格及待人處事態度後，因材施教的激發出他/她們的風格，並適時地矯正可能有所扭曲的軍校生價值觀。

過多的壓抑及過強的方式，應不再是軍事院校的一貫管理作法，但也不應因為更為開放的學風而呈現放縱的狀態，新生代的軍校生們因為

DOI:10.6814/NCCU202200372

現今資訊的爆炸，擁有的是比我們以往對於表達自我有更多的活躍度，但相對的，這也是他/她們在軍事院校養成教育時，可能會流失掉的抗壓性培養，因此，在軍校生的「教育」上應多加的注重，就像照顧雛鳥一樣，握在手中太過保護可能會無法自力更生，但置之不管亦可能造成其邁向死亡，這其中的輕與重，就是軍事院校各級長官應好好評估決策的。

在國軍當中現已有各種輔導及申訴制度，然而在逐級回報的制度下，很多時候會失去其時效性，抑或是因為信任度的不足而不願意說出來，致使當自傷事件發生時，都已經是無法挽回的地步。雖然軍隊是屬於較剛硬風氣的所在，但確實也需要有可以抒發內心苦痛的地方，在各級部隊中有著專門處理輔導事項的部門及政戰心輔人員，但因為職務輪調的因素，原在某個單位中已建立起的輔導模式，因負責人員的異動，以及多次的職/業務交接後，很有可能會失去其良好的運作，若能有一種輔導人員指定的方式，並非單由政戰人員(連隊中的輔導長之類的)負責，意即當有需輔導的個案產生時，先由專責輔導人員予以造冊列管，但其中的中介者可由個案指定單位中其可信任之人員擔任，如此一來，除了可以讓個案能打開心房去述說，更可以在個案有狀況發生時，能夠及時的掌握與處理；而上述之中介人員，亦由專責輔導部門定期予以實施訓練或是抒發情緒，畢竟接收他人的負面情緒久了，其實自身也有可能變得不快樂。

另外，每個人因為都是獨一無二的，也就會有所差異性，因此小至從幼兒園開始進入團體生活，大至在社會各工作領域，其實都會存在著霸凌的情形，能被發現並妥善處理的，可以讓受霸凌者得以被拯救，而沒有被發現或是只能隱忍的，很多的憾事可能就此發生。在防制霸凌上，已由教育部訂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33]」，並要求各級主管機關及學校積

[33]「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我國教育部為防制校園霸凌，健全防制機制並落實執行策略，於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26 日教育部臺參字第 1010134591C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27 條，自發布日施行；於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21 日教育部臺教學(五)字第 1090097594B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34 條，自發布日施行。

DOI:10.6814/NCCU202200372

極推動防制(宣導)工作，但在各方努力推廣下，存在於校園當中的霸凌事件卻沒有真正的減少過，最大的原因就是師長對霸凌的警覺性不足、家長對霸凌議題的關心度不足，以及孩童對霸凌事件的認知感不足。

上述的各項因素產生，最根本的核心就是在於「教育」，如果在家庭教育中就能先教導(灌輸)孩子們能有正確的觀念，除了不要成為霸凌者外，若不幸成為被霸凌者時，也不要隱忍，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是，不要成為旁觀者，因為冷眼旁觀，是默許及助長霸凌事件繼續產生的另一股重要影響元素，如果能在霸凌事件產生時，適時的伸出援手，就算只是對於被霸凌者予以一點點的關心或是為被霸凌者發聲，那都能讓霸凌事件停止或是終止。

身為一個正統軍事院校畢業的軍官幹部，在此之前，我從不敢說出有過這段過往，因為害怕會因此造成軍事院校的招生會有所影響，但在思考過後，決定將這些說出來，並不是想要檢討過往有哪些管理或行政上的疏失，而是希望可以減少或是制止這些可能被隱藏或是不被重視的霸凌事件產生。人生有夢，希望相隨，文字是最強大的無聲語言，但願書寫出的這些，能夠成為希望的種子成長茁壯，讓這個社會以及我所愛的國軍，能變得更好。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後記

「溫柔與剽悍，這其中的關聯性，在妳身上是什麼？」，這是增勇老師在口試時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妳所敘說的這些，『不能說』？」，這是增勇老師在口試時提出的第二個問題。

這兩個問題對我來說，其實是相連在一起的。

其實並不是不能說，而是軍事院校的養成教育，讓我說出這些，有著一定的限制框架存在著；在說出來之前，也因為身份的關係，有著很多很多的考量因素…

在完成論文書寫並準備進行學位考試時，週遭的人問起：

「妳論文是寫什麼啊？」

「寫我自己啊！」

「喔，寫妳怎麼當一個陸戰隊女軍官嗎？」

「對啊！不過重點是放在我在軍校的時候，被學姐霸凌的那段。」

「嗄？什麼霸凌？這有什麼好寫的？大家不都是這樣過來的嗎？」

「嗯…是這樣過來的沒錯，但這也是為什麼我想寫出來的原因，因為…」

「喔喔喔，好，改天再說，我有事先去忙…」

這樣的對話過程，出現過好幾次，但都在我還沒說完前，就被突然結束或是岔開話題了…因為我所想要表達的，在他/她們的觀點裡，都認為是「正常」且「理所當然」的，也就沒有多大的興趣聽我解釋太多…

軍事院校裡的三軍官校，重點在於培養出成為戰鬥部隊裡的領導者，因此，就算是女生，也都被教育著要能夠堅強，甚至是剽悍。從小被以一條女生該走的路教育著，學跳舞、學音樂，更希望我能考上師範大學

DOI:10.6814/NCCU202200372

成為一個老師，所以，成為一個可以站在部隊前、被稱為「大ㄟ」的陸戰隊女軍官，倒也是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從軍=離家=自由」，我那渴望著能呼吸自由空氣的興奮感大大的蓋過要踏進軍事院校的無知與恐懼，對於進軍校後會遭遇到什麼樣的狀況，根本就不在意；無奈這樣的「自由」卻差點就扼殺了我…

開啟書寫之路後，嘗試著去追尋各種線索，從身旁一樣成為「政大班[34]」的建宏學長開始問起：

「學長，我寫論文遇到瓶頸了…雖然我是在寫自己，但是我想知道在當時我所看不見的自己，或是我所不知道的狀況，來建構出比較全觀性的那個我。」

「喔，好啊，妳想問什麼？」

「耶，謝謝學長。啊對了，你可以接受論文裡出現你的名字嗎？」

「哈哈哈，沒關係啊，這又不是做什麼壞事。」

「好喔，感謝學長的大力支持。學長，你那時候是我們中隊的學習中隊長，而且跟A學姐是同學，那你知道我曾經發生過這些事(比如：累積了上百支的懲處還有A學姐對我的情形之類的)嗎？」

「沒有耶，沒聽說過耶。」

「蛤，是喔，你就住我們樓上，也沒聽說過什麼嗎？」

「嗯…真的沒有耶，那時候學習中隊長的職責，基本上就是維持好整個中隊的平衡運作，還有跟隊職幹部間的溝通，中隊裡的事，應該要是由我以下的學習幹部們來跟我說，這是分層管理的運作模式啊，所以他們沒有跟我說，基本上我也不會特別去注意。」

「是喔…學長，我把這段對話寫出來，會不會讓你被誤會是那種『擔任高階學習幹部，卻不關心學弟妹』的學長啊…」

[34]「政大班」是指同一時間進入國防大學軍事深造教育與政治大學研究所進修的人，因在軍事課程進修時分屬各軍種管理，而又必須因研究所課程而集合在一起，為簡單明瞭的區分，都會以「政大班」來統稱我們。

DOI:10.6814/NCCU202200372

「不會啦，我覺得妳寫出來才是對的，也才能讓大家知道這是體制(制度)下所產生的不好的過去，彰顯出需要調整或改正的地方，也才能有進步啊。」

「好喔，那我會很認真一五一十的全部寫出來喔。」

「哈哈哈，妳寫啦，不用擔心。」

「那你有聽說過你們同學怎麼說我這個人嗎？」

「我們同學喔…我想想…喔對了，我跟 A 她那時候的男朋友很好，也沒聽他說過什麼，但我覺得說不定他根本也不知道…至於那時候我們同學怎麼說妳喔…嗯…是有聽過說妳是不服管教的那種學妹…但我現在跟妳變成同學了(笑)，其實不覺得妳會這麼誇張耶…不然…我覺得妳可以問那個誰誰誰，他跟她同科系，可能會聽過些什麼。」

「喔，好喔，謝謝學長，那你可以給我這些學長的聯絡方式嗎？因為時間有點久了，也不確定他們有沒有換電話了，然後…先幫我跟這些學長說一聲，說我正在寫論文，需要他們的一些幫助，不然我直接找他們，好像有一點點突兀。」

「好啊，這小事，聯繫好再跟妳說喔。」

「好喔，謝謝學長。」

很快的，取得了這些學長們的聯繫方式及同意後，就又開始我的記憶追尋之旅，以下就以 B 學長及 C 學長來區別。

「B 學長，好久不見，不好意思耶，這麼突然打擾你，還要你幫忙我回溯一下記憶。」

「不會啦，倒是妳現在居然在讀指參還同時讀研究所，真是嚇到我了，哈哈。看妳想問什麼，我能幫上妳的就盡量幫。」

「哈哈哈，好喔，謝謝學長。那…我就先把那時候我的狀況跟你說，再來討論一些我想知道的事。」

花了一小段時間將我那一段痛苦過去以及曾經差點走上絕路的過往告訴了學長，他聽完安靜了快要有一分鐘的時間後說…

DOI:10.6814/NCCU202200372

「聽妳講完這些，突然覺得，妳的抗壓性好像比我們男生還高很多耶…如果妳沒說，我還真的不知道有發生這麼嚴重的狀況…」

「咦，學長你跟A學姐同科系，沒有在班上聽她講過女生寢室發生的事嗎？」

「嗯…應該…可能有吧，但是因為以前男生女生是分在不同中隊管理的，是妳們年班進老生隊後才開始有男女合隊，所以一直以來，我們就不太會去注意或干涉女生們的管理模式。」

「對耶…好像是耶…好像有一點印象…」

「對啊，除了新生隊裡會有女生以外，女生打散到老生隊，就是自己成一個女生中隊，隊職官也都是女生，我們也就不會去干涉女生是怎麼在帶女生的，只知道大家都會說…『女生隊很恐怖』，因為我們還在低班的時候，也是會聽到女生同學在說學姐們很可怕。」

「所以…女生自成一個中隊的封閉性，可能就是造成這樣的管理模式一直延續下去的原因吧…」

「嗯，對啊…而且基於尊重還有兩性營規的關係，男生就不會也不能隨便進到女生隊去，所以…女生如果沒講，說真的，我們是真的真的不會知道女生寢室那邊發生的事，就算後來已經有男女同隊了，其實還是有很多事會不知道。」

「這樣啊…好吧，謝謝學長喔，打擾你真不好意思。」

「不會啦，希望這些訊息能幫得上妳，在軍中要好好繼續加油喔。」

「好的，沒問題。謝謝學長！」

「哈囉，C學長，好久不見。」

「嗨嗨，建宏說妳寫論文要收集資料。」

「哈哈，對啊，需要問一些事，一些我那時候沒辦法知道的事。」

「好喔，不過上班有點忙，不一定有時間講電話，有些事可能也需要想一下才有辦法回答妳。」

「沒關係，那我把要問的事打字傳訊息給你，你有空時再回覆我，如果文字的傳達上有什麼疑惑的，你再跟我說。」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好的。」

後來C學長因為工作因素實在是太忙了，我們之間的對話就僅透過社群軟體的交流而已，但不影響，因為一樣記錄下了我所想知道的。

「當時A學姐對我所做的每一件事，你都知道嗎？」

「我不知道所有的事，到現在有些事也不知道。」

「那如果知道，是怎麼知道的？是因為我說的，還是從其他人口中得知的？」

「我記得妳會跟我說，但好像有時妳沒講得很仔細，可能是不想講；基本上四年級我沒和A她說過話。」

「知道了她所做的事後，那你有做出些什麼嗎？」

「我沒有正面與她衝突，因為只會對妳更不利。我有請另一個我比較熟、人也比較理性的女同學不要加入她們，也請其他同學對妳不要有先入為主的想法…」

「如果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沒有做出反應，是因為有所顧慮嗎？」

「其他同學都跟我說『不要跟她有正面衝突，因為對妳沒好處』，我想主要是顧慮這個，有些同學也覺得(對她做的事)看不下去。」

「當時你的同學們對我的評價(評論)是什麼？為什麼？是因為聽來的，還是因為跟我相處過感受到的？」

「只有她會講妳不好，其他同學沒對妳有不好的評價。」

「你知道我在被學姐的對待下，最嚴重的時候，是有自殺念頭的嗎？後來是因為我打了一通電話回家，將情緒完全宣洩後，才沒有發生…」

「好像後來是妳媽有跟我提過。」

「我爸媽知道後介入了解狀況，A 學姐才暫時收手，那你有在班上聽/看到過她有什麼反應嗎？」

「這個我沒什麼印象耶…」

跟建宏學長、B學長及C學長聊過後，才發現男女生間的隔閡竟然能有如此之大，就像增勇老師在口試時所說的「女性對於軍隊，其實就是先天上制度性的排除、體制內的異類」，是啊，雖然當時我進海軍官校

DOI:10.6814/NCCU202200372

時已經是第十屆招收女性學生了，但在兩性營規的保護政策下，女生們的管理模式，就好像是築起層層高牆，過著一種封閉式的「婆媳文化」生活方式，低班的女生們就好像傳統小媳婦一般，默默的忍受/承受著一切…書寫到這裡，我真的是打從內心佩服那些熬出頭，現在正在海軍圈子裡勇往直前的剽悍學姐們。

是的，「剽悍」出現了，不可否認的，我亦是那剽悍的一員，或許這個詞用在女性身上似乎太過的剛硬，但對我來說，這樣子的剽悍，其實是一種建立在內心中的堅強，是一種經過蛻變而成為勇敢的堅強。

「溫柔下的剽悍」就字面上來看，有著反差的衝突，但我喜歡這樣子的衝突美，更希望也期盼自己能夠成為的，是個能將溫柔及剽悍相互融合且運用恰當的女性軍官；溫柔但不是柔弱，剽悍但不是剛硬。

回到海軍官校擔任中隊長，恰巧是畢業後的第十年，一樣住進了當初的女生住宿區裡，生活環境沒什麼改變，但管理制度上已有了大大的不同，女生們不再集中在同一個中隊裡管理，而是平均分散在各個中隊，隊職幹部間的搭配也與以往不同，有男性中隊長搭配女性輔導長，也有女性中隊長搭配男性輔導長，學習幹部亦是如此，這樣的情形我是相當樂見的，女生們的管理模式不再是以往過去的那樣封閉，男女生間也能夠有著更多的溝通與交流；而正因為過去的自己曾經經歷過的恐懼，讓我不時注意著女生住宿區裡的各種動靜，但並不是插手介入(因為還是要讓學生們學習/培養領導風格)，而是不要再有那種可怕的「惡性循環」出現。軍校文化，依然必須傳承下去，但其中的制度及模式，應好好的檢視是否適切，培養抗壓性是必然，但培養出一個擁有正確觀念的軍人更是必然。兩年的官校中隊長職務，拉拔了些學生長大，現在的他/她們，正在經歷著部隊裡各項初階軍官的考驗，可能還在水深火熱當中，還無法有太多自己的思想空間去反思些什麼，但深深的希望，我那曾經用心灑播下去的善的種子，能在他/她們的心中慢慢的萌芽及茁壯，並且可以「莫忘初衷」。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完成這份論文的書寫及學位考試時的真正「說出口」，我倂著很大的勇氣。曾經的過往，我不敢敘說，甚至刻意的去遺忘及隱藏，因為害怕揭露那段脆弱，害怕被看見脆弱，害怕讓大家知道過去的我，曾經脆弱到想要放棄自己，害怕他/她們在看待我時，對於我是不是一位好的領導者而存在著一些質疑；但，備足了勇氣突破那道自我設限後，才能夠是好好正視真正的我，蛻變過後，留存在心中的，是那堅強的韌性，以及不希望再有傷害的溫暖。

是的，溫柔又剽悍，就是現在站在你/妳們面前的這個我。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200372

參考文獻

壹、中文文獻

何粵東（2005）。敘說研究方法論初探。**應用心理研究，25 期**，55-72。

洪瑞斌、陳筱婷、莊騏嘉（2012）。自我敘說研究中的真實與真理：兼論自我敘說研究之品質參照標準。**應用心理研究，56 期**，19-53。

洪瑞斌（2013）。Pi 的奇幻旅程以及故事述說：自我敘說之旅程、方法及文本。**應用心理研究，57 期**，21-28。

紐文英（2020）。**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三版）**。台北市：雙葉書廊有限公司。

曾文志（2005）。長處、韌性、有復原力的自我—從個人層面談建構復原力的策略。**師友月刊，461 期**，39-46。

鄧宜男（2000）。軍校新生之學習與讀書策略及其相關因素研究—以中正理工學院為例。**中華輔導學報，9 期**，57-87。

貳、西文文獻

Carbone-Lopez,K., Esbensen, F, &Brick,B.T.(2010). Correlates and consequences of peer victimizati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direct and indirect forms of bullying. *Youth Violence and Juvenile Justice, 8*(4), 332-350.

Olweus,Dan.(1993). *Bullying at school: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Vieno, A., Gini, G., &Santinello,M.(2011). Different forms of bullying and their association to smoking and drinking behavior in Italia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81*(7), 393-399.

Waller,M.A.(2001). Resilience in ecosystemic context: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71*(3), 290-297.

DOI:10.6814/NCCU202200372